

文 學 叢 刊

大 團 圓

黃 宗 江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上海書店
冊數
售價 0.30

有版權

定價金圓一元

大團圓

黃宗江作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印刷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十六集 共六十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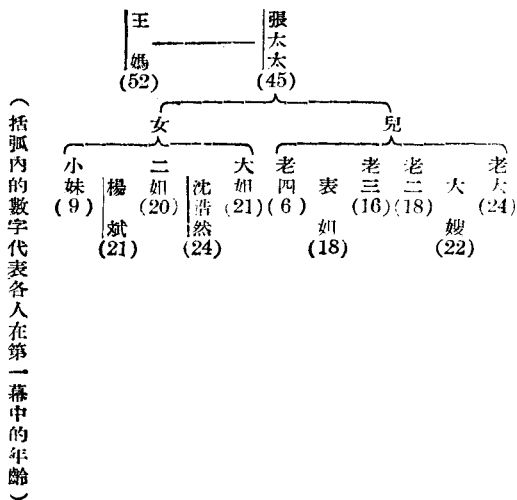
山野	艾蕪	切夢刀	李健吾
苦旱	林蒲	生之勝利	方敬
馬和放馬的人	李白鳳	碑下隨筆	繆崇羣
邂逅集	汪會祺	短簡	一文
遠近	阿湛	大團圓	巴金
生存	靳以	詩集	黃宗江
秋葉集	海岑	詩集	鄭敏
金色的翅膀	單復	詩集	陳敬容
		盈盈集	詩歌
			戲劇
			書信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初版

大團圓
四幕劇

母
親 獻
給

(表 物 人)



其
他：
車夫 郵差 女客 瞎子

原书空白页

景

序幕：

|張家大門外。民國二十六年春末。

第一幕：

|張家庭院。全上。

第二幕：

|張家堂屋。民國二十七年春。

第三幕：

第一場：

|張家堂屋。民國三十年深秋。

第二場：

幾天以後。

第四幕：

第一場：

張家庭院。勝利後一年初夏。

第二場：

秋已深。

這故事倒也平常，話說就在北平什麼城裏頭，一個什麼胡同，有一家子姓張的，祖上是所謂書香門第，在北京做官，就落戶於此。張公去世數載，留下太太，帶着四子三女。兒子們多已長成人了。三位大姑娘也一個比一個「水伶」。這家裏還有一位老王媽，是隨住多年的用人，張家的日子過得倒也不賴，熱熱鬧鬧的，閒着也常有人來串門，左不過是親友鄰舍。那年是民國二十六年，天剛剛熱，仗還沒打起來，不管外頭是怎麼風雲緊急，關上家門倒也不覺着甚麼，過得還好像是太平日子……

原书空白页

序

幕

原书空白页

初夏，近黃昏。蟬叫在寂寞的胡同裏。遠遠傳來單輪水車的「嗞扭嗞扭」的聲音……

眼前是一座灰牆，（一端較爲深入舞台。）院內的槐樹伸出牆來。近中是一座小黑門，一對嶄新紅漆對聯，烏黑的字；道是：

「忠厚傳家久，

詩書繼世長。」

銅的「張宅」牌子上，是「拉鈴」的陳舊木柄。

空巷中「嘭嘭」鼓聲。一個算命的瞎子，帶了帽頭，穿了綢坎肩，從一端緩緩走來，一聲一聲敲着沉滯的鼓——嘭——嘭——嘭……領路的竹竿，在地上畫着，走過去了。

門「嗷嗷」的一聲開了，走出一位女客。門裏站了三位年青女子（大嫂，大姐，表妹）一個賽似一個的俊俏。

女客 別送了，你們回去吧。

大嫂 還是甯走了，呆我們這兒吃了餃子走多好。

女客 謝謝啦，改天吧！

大姐 坐車走吧！（喊）洋車！

女客 甯介，甯介！這不出口就到了！

大嫂 （同時）真的，勤來着點！

表妹 再見！

女客 一定來！走了兩步，又回身擺手）進去吧！

常來玩，常來玩！

門裏的女子們 （擺着手）給大媽捎好！

再見！再見！

〔熱鬧剛成尾聲，一個五六歲小孩的頭從大夥身子裏鑽出來，亂擺他的手。〕

大嫂 表妹，進去吧。

表妹 走！咱們還包餃子去！

〔大姐向胡同口望了一眼，看看手錶，又向胡同口望。〕

老四 （那個小孩——仰着頭，瞪大兩眼瞧着她）你等誰？

大姐 你管不着。

老四 （仍疑問的）管不着（走了）。

〔老王媽走上。〕

王媽 大小姐，沒看見四小姐呀？

大姐 沒有哇！

王媽 準又跑大街上去了，三小姐哭着找哪！我去找找吧！（搗着小碎步向胡同口

走去，拉長聲音喊着）「四小姐！四小姐……」

〔大姐將門關上。〕

〔一陣鈴聲，一個郵差騎了自行車停在這家門口。郵差拉鈴，手裏檢信。門內：「誰呀？」〕

門內那人（一邊開門一邊做京戲白）「做甚麼的？」

郵差 信！

〔走出一穿大褂青年，卻顯老態；說老卻仍年青，是張家老二。〕

郵差（遞上一信）張冠華。

老二（戲白）「是我家姐。」

郵差（又檢出一報捲）張叔仁。

老二（戲白）「是我三弟。」

郵差 沒了。

老二（戲白）「將軍不下馬。」

郵差（接戲白）「各自奔前程。」

同（拱手）請！

〔郵差踏動車，按鈴。〕

〔對面一聲高叫——「懷兒來！」〕

〔一短褲捲袖西裝少年——老三——拉一洋車跑上。車上不安地坐了一個短打扮的租人——

胡同狹小，拉車的又不靠「左」，擠得郵差幾乎從自行車上摔下來，幸虧扶着了牆。郵差還那裏一勁喊

着：「瞧瞧瞧瞧，留神！這怎麼話說！」拉車的也沒理會在門口放下車，從口袋裏掏出一大把銅子給了坐

車的。

坐車的 謝謝您！（下來，把車上的書包還給老三，拿起車把去了。）

〔郵差在道旁瞪眼看，對自己做了一個鬼臉，搖頭下。〕

老二 （仍是戲白）三爺回來了！（跨出門限，坐在台階上。）

〔老三沒理他，深呼吸了一口，順手做了兩下柔軟體操。〕

三弟 （愉快的歎息）勞動是神聖的！

二哥 （大聲地）嘿，小子別犯酸了，表妹來了。

三弟 （一驚）哦，她來了！（逕自跑進門去。）

二哥（拿着信件）嘿，還有你一份雜誌。（三弟不顧）瞧瞧你，還惦記點甚麼？

（站起來，瞧見王媽抱了一隻穿了紅綢背心的哈叭狗，搗着小碎步子走來。）

〔巷外傳來軍歌齊唱聲。〕

王媽（數叨着懷裏的狗）瞧瞧你，瞧瞧你！一身的泥！你也逛街去啦，這麼了點兒

大兵兩鴨子，就把你踩死！三小姐眼睛都哭腫了……二爺口外頭又過隊伍哪。

老二 有大刀隊沒有？

王媽 沒有，這是正牌兒——二十九軍都揸的是槍，後尾兒（讀「已」兒）還拉着炮。

老二 這回真要「採」（去聲）起來！

王媽 真要打了？

老二（牢騷地）再不打可真孫子了！

王媽 打吧！（包歐切）亂勁兒可在後頭哪（那歐切）（抱着狗進門。）

〔胡同口外二十九軍軍歌：「軍人首重服從，命令何等森嚴，尉有兵丁億萬，何敵周臣三千。」前隊

唱一句後隊重一句，一近一遠，漸變爲一遠一近。

〔老二有往胡同口外走的傾向。〕

老四（鑽出門來）幹嗎？

老二 過大兵。

老四 過大兵幹嗎？

老二（小聲）打小日本ル！

老四 打小日本ル！——（忽然高呼）打倒小日本ル！——

老二 嘿！別喊！

老四 打倒小日本ル！（喊着就往胡同口外跑。）

老二 嘿！你那ル去！（一把擱住。）

〔老四打算掙脫，老二索性把他挾在胳膊底下，挾進門去，踢上了門。老四嘴裏仍喊着。〕

〔軍歌聲「立心同德，勝敗昭然。」〕

〔光漸暗，聚射大門。〕忠厚……詩意……也漸暗去。

〔軍歌〕切戒藐法任意抗玩。〕（重一句）數「一、二、三、四」合「一、二、三、四」

幕。

（幕閉時軍歌重一遍，漸遠，幕即啓。）

第一幕

原书空白页

張家庭院——小小「四合」

舞台後方是北上房，瓦簷紙窗，廊上擺了幾張躺椅竹櫺，廊下種了些茉莉花，指甲草……堦旁擺了兩盆夾竹桃和石榴。

舞台左是一道西牆，月亮門，牆上盤着喇叭花，肥綠的絲瓜，有尺來長。舞台左下角是一座小鶴屋。

舞台右是東廂房的一角，北房和東房之間的小天井裏，有一棵大槐樹，枝葉繁茂，蔭蔽了大半個院子。所以下午五六點鐘的時候，院子裏各處都已涼快了。東屋簷下擺了張籐躺椅。院子當中，磚頭壘着，上頭放了一隻魚缸，缸上擺了一塊板，做爲一個臨時的桌子。旁邊擺了幾個板櫺。大姐，大姐，表妹三個人圍着坐在那裏包饺子。大姐在擀麵。

大姐 別擀了，就剩這點餡兒，也就夠包的了。

大嫂 嚶，我看這點「結（讀若吉）兒」差不多了。

大姐 皮兒多了，包盒子也行。

表妹 一個人趕皮，能釘上三個人包，這就叫能幹手了。

大嫂（笑着）那是你包的慢！

〔老三跳着上來。〕

老三（興奮地）表妹，你來了！

表妹（風情地掩腔）三表弟，你上那兒了？怎麼放暑假還拿那麼些書？

老三 我找同學借書去了。（攤開書）你瞧，屠格涅夫的羅亭，少年維特的煩惱，羅

米歐與朱麗葉，戰爭與和平……

大姐 怎麼別人都沒瞧見？

〔老三搭訕地挨過來。〕

〔九歲的三小姐，披着秀髮，睜着美麗的大眼睛，淚汪汪地從東屋走出，行近鴿屏，閉目合掌，做祈禱

狀。

老三 這是怎麼了？

大嫂 叭狗跑丟了。

老三 這也要祈禱？

〔老王媽抱叭狗自月亮門上。〕

王媽 三小姐別哭了，四小姐找回來了。

小妹 （熱情地一把抱住叭狗）乖，你到那兒去了，到那兒去了？

王媽 （「數」狗）瞧你！不認識道，還往街上亂竄，要讓人拐走哪！這份急人！
小妹 一切都是聖母馬利亞的安排……

〔老四隨老二走上。〕

王媽 可不是，這都有數的，把坎肩給她脫了吧，大熱天的，那有給狗穿衣服的！
老四 你怎麼穿？

王媽 這孩子！（又向小妹）得，別委曲啦，把眼淚抹乾了前院玩去吧。

老四 小妹，咱們——

王媽 叫「小姐姐」，老是小妹，小妹的，她比你大。

老四 你們怎麼都叫她小妹？

王媽 是你小姐姐！

老四 （固執地喊）小妹！小妹！小妹！

小妹 （溫柔地）幹什麼？

老四 咱們還過喳喳玩。

小妹 嚶，還過家家玩。（從鴿窠裏抱出一隻白鴿子，遞給老四）抱好了。她是你的

小孩。

老四 （拍着鴿子）我的小孩，我的小孩。表姐，小孩是怎麼生出來的？

表姐 （大窘）我不知道！

王媽 別搗亂了，去玩去吧！

〔三姐抱叭狗，四弟抱鴿子，走出月亮門。

王媽 （過去參加包餃子）差不離了吧？少奶奶，我來趕皮兒吧！

大嫂 趕薄着點。

〔二爺閒極無聊，把牆上的大絲瓜順手擱了下來，當作單刀亮了個相。

王媽 （一眼瞅見）嘿，這怎麼說的，二爺給擱下來啦？就這個個兒大，留着打子哪。

二哥 咱們吃回絲瓜餡的。

王媽 別瞎白（陰平）了，有吃絲瓜餡的（扯開絲瓜）你瞧，裏頭還白着哪。廢了，就能瞎禍害，這怎麼話說！

二哥 （想起來）對了！（從袋裏掏出信件）大姐，有你書信一封。老三，你的雜誌。
〔大姐匆匆拆信。

二哥 （戲白）愛人有情書到來，待我拆書一觀。（起牌子。）

大姐 討厭！（仍看信。）

二哥 （唱）「這一封書信來得巧」……（嘴帶胡琴。）

表妹 二表哥，你唱得真好，真像馬連良。

二哥 （得意地）是嗎？哪點兒像？

表妹 我想是像，我沒聽過馬連良。

二哥 （沒轍）哦——

表妹 我不喜歡聽戲，就愛看電影。你喜歡羅勃泰勒嗎。

二哥 「蘿勃太辣」（搖搖頭）我喜歡孟小冬（幌進北屋）

老三 （興奮地舞着雜誌）嘿，你瞧，我寫的東西在少年文藝上發表了。（向表妹）你看，你看！

表妹 （並不熱心地）是嗎？

老三 你看。

表妹 （仍包着餃子）待一會吧。你寫的文章我看不太明白，上回你寫給我的信

裏頭說甚麼你在海邊洗海澡——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老三 我是說我想像，跟雷雨裏的周冲一樣，「在一個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海上的空氣有點醒，有點鹹……」

大姐 （笑着）有點辣！有點酸！

〔表妹噙嘴地傻笑起來。〕

〔老三很窘，拿起一張麵皮，搭訕着也要包餃子——〕

〔老王媽一手奪過來扔在桌上。〕

王媽 您還包哪，那一煮準破！這兒瞎禍害了，王八三爺！

老三 （不悅地）我不要你亂叫！

王媽 自小叫慣了，叫着點長得大。

表妹 （笑）王八三爺！

〔老三沒趣地拿起少年文藝走開。〕

大嫂 （笑着向王媽）別當着人給我們三爺下不來台，你不知道人家心事。

王媽（不以爲然地）哼！（隨着也就破顏笑了）唉！十六了！要在我們鄉下，別說媳婦，連兒子也能有啦。多快呀！瞧着他光屁股長大的。唉！一幌都十六了！他屬「豬」我們大狗子也屬豬，正比他大一輪。

表姐 大狗子有信來嗎？

王媽 唉！別提了，隊伍開那兒去了都不知道。還是那年有個老鄉捎信來在說是山海關，後來就退下去了，說是什麼「不打抗」呀！

大姐（校正她）不抵抗。

王媽 對了。不抵抗，就退下去了，一退就沒影了。我算了三個卦，個有個的說法。

大嫂（數餃子）……七十……八十……

王媽 差不離了，剩下那點麪包點素的，三小姐跟我兩人吃。今兒是十五，又趕上禮拜五。

大嫂（笑）你今兒是吃雙份素，一份給觀音菩薩，一份給聖母馬利亞。

大姐 真是的，老王媽，都是你，總帶着三小姐上天主堂，瞧，把這孩子弄成了個標準信徒。

王媽 信教好，信教好。

表姐 你到底是信阿彌陀佛，還是信天主？

王媽 都信，都信，反正都是勸教人做好事吧。（讀若悲）抱孩子就多抱幾個，你知道那個得繼呀？

（大姐看看手錶，解下圍裙，擦擦手。）

大姐 我洗手去了。（向大嫂）大嫂，待會兒浩然來吃晚飯。

大嫂 是嗎？你大哥還沒見過他哪，今天可以給他們介紹了。

大姐 我跟浩然說了，叫他今兒別來，家裏喫餃子，沒菜。他說他雖是上海人，就愛吃北方的餃子。

王媽 沈先生人頂隨合了，吃什麼都行。大小姐，您這事沈先生跟太太提了沒有？

家裏都還有甚麼人哪？

大姐 你別瞎扯了。

王媽 我這老眼瞧得頂準了，人家沈先生可真不錯，知書達理，又會說話，人又和氣，總是笑咪咪的。二小姐那位楊先生，粗眉大眼的，像貌倒也不錯，就是「毛姑隆冬」的，跟二小姐倒正一對，兩人成天不知瞎忙豁點子什麼。（衝着大姐）好！你挑的好！

大姐 你別亂說了，這全都是朋友。

王媽 喲，這您又害臊了。男朋友出出進進自由「亂」愛，就不害臊啦！

〔這時三小姐慢慢走過來，靜靜地站在一旁，聽她們說話。〕

大嫂 （笑着）真的，大妹，差不多了吧？

表妹 什麼時候請我們喝喜酒？

大姐 我還不想結婚哪。

大嫂 也好，要是我還沒結婚，我也先不結了。

大姐 （笑着）怎麼不滿意我大哥嗎？

大嫂 不是——說不出來——反正女人結了婚就——還是說不出來。

大姐 總有點遺憾，是不是？

王媽 （自己唸叨着）早點定規吧！要是老爺活着該多高興，眼瞧着再過幾個月

就抱孫子了。少奶奶，我可提醒您個醒ル，人得早點僱好，一個李媽忙不過來，還得洗衣裳，單是孩子的襪子（尿片）就忙不過來，您這個嬌嫩身子……

大姐 大嫂，你就是對大哥太讓着了。你瞧，要是我結了婚——

大嫂 （笑）好，瞧你將來怎麼對付沈先生。

大姐 誰說一定是他了？

表妹 爲什麼不是他哪？麥唐娜說：「我頭一次見你，就知道你是我的他」——昨

兒在真光看的，片子真不錯。

大姐 你是電影迷，戀愛都得照着電影戀。

小妹 （突發議論）我是不談戀愛的。

〔大家詫異地瞧着這小孩。〕

小妹 （溫柔地看看大家）上帝寬恕你們！

〔大家大笑。〕

〔三小姐仍「寬恕」地然而略有實意地看着她們。〕

〔空中鴿哨聲，三小姐抬頭望天。〕

小妹 瞧我的鴿子，我的鴿子，又飛起來了。（自語地）多美——多好看——多和平

——能不感激神嗎？……（走出月亮門）

〔同時，老王媽收檢桌上的盤碗餃子等。大嫂幫完了忙，坐下休息，搗着扇子。〕

〔大姐走進北屋。〕

〔表妹走向在走廊下看少年文藝的老三。〕

表妹（風情地）怎麼，三表弟又不高興了，又跟我生氣了？

老三（連忙）沒有，沒有。（酸溜溜地）唉！美麗是使人憂鬱的。我憂鬱，我有一種

莫名其妙的憂鬱——這是一個苦悶的時代。

〔老王媽端着托盤走過。〕

王媽（走着說）悶哪可不「橫」是快下雨了，天悶熱。（從月亮門下。）

老三 唉！誰能了解你（指自己）哪？誰能告訴我們應當怎麼愛？有些人這種法子

愛，有些人另一個法子，愛可以這樣，可以那樣，並且永遠是好的，因為是愛……

在我們的內心，我們建築了愛情的籠子。我們盯住愛情，好像盯住一隻奇怪的

鷹……」

表妹 喲！這又是誰說的？——泰隆鮑華？

老三 不——梅特林克，歐洲神祕派的詩人。

〔表妹哼起「You told me, you loved me, 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不唱

風情地睜睜老三。

老三（感嘆地）唉！憂鬱的藍色的多惱河！你看過幾遍翠堤春曉？

表妹 You told me,——十二遍——you-loved me……

老三（感傷！「話劇腔」地）有一天我們真的老了，頭髮白了……青春真像是一朵紅的花，那時候想起年青的日子，我和你同坐在茉莉花下……

表妹（幌着身子）……Close to your heart……

〔老四抱着布娃娃走過來。〕

老三 表姐。我有許多——許許多多話要和你說……

表妹 你瞧大哥回來了！〔於下面對話中走進北屋。〕

〔大哥戴着草帽，夾了皮包自月亮門走進。心思沉重，無暇四顧。大嫂迎過來接了皮包。大哥一句話

沒說，甚至一眼沒瞧，一下子坐在屋下的躺椅上。剛一坐，接着又躺下了。草帽還戴在頭上，大嫂替他摘下。

大嫂 怎麼累了？

大哥（眼睛看着天空，心不在焉地）嗯。

大嫂 洗個臉吧？（更溫柔地）要不我去給你擰把手巾？

（大哥沒回答，一下又站了起來，逕自走進東屋。大嫂原想跟進去，又站住了，黯然坐下。東屋內隨處起頭地響起了提琴——「夢幻曲」。拉得很熟，差不了幾個音。

〔大嫂忍耐不住，低頭暗泣。〕

〔大姐換了件衣服，從北屋跳着走出，看看手錶，走向月亮門，忽然看見大嫂那樣子，轉身走過來。〕

大姐 大嫂（拉開她的手帕）你哭了？

〔大嫂不出聲地輕輕地哭了。〕

大姐 怎麼了？跟大哥吵嘴了？

〔大嫂搖頭。〕

大姐（抬頭聽）他又拉他的提琴了？

大嫂（原諒地）他心裏煩……我總覺得——總覺得我配不上他，從前他在大

學裏的女朋友是彈鋼琴的。

大姐 唉！什麼提琴鋼琴的，跟愛情有甚麼關係……（爲她擦淚）不哭，大嫂，這是何苦。不過我也要教教你。

大嫂 教教我？

大姐 你太死心眼，你對大哥太好，好得都笨了，那沒用！你說女人拿什麼抓住男人？還不是風情。結了婚的女人更要注意這點。你要是以爲已經結了婚，就不賣弄風情了，他就會找別人去了。

大嫂 （破顏）你哪兒學的這些？

大姐 在西風上頭看過那麼一段。不對嗎？

大嫂 也有點道理。

大姐 進屋去吧！（推她）去，去多加點做料就行了。

大嫂 （忸怩地）我不會！

大姐 這沒什麼不會的。

〔提琴聲住，大哥走出來。〕

大姐 （笑着跳着，走向月亮門）那我走了，可別忘了！

〔大哥靠着門站着。〕

〔大嫂定了定心，向他笑了。〕洗常態，「神祕」幾如嘉寶狀。大哥異樣感地看着她。

大嫂 （用「神祕」的聲音）你——過來！

〔大哥莫名其妙地過來。〕

大嫂 （整起他落在額上的亂髮，慢慢地，風情地）我的伯仁真不像個教員，像個

音樂家。——好看，我喜歡！——

大哥 （莫名其妙地）你怎麼了？

大嫂 （恢復常態）我怎麼了？

大哥 你今天有點特別。

大嫂 我說我不會，我不會！（把臉藏在手裏。）

大哥 你什麼會不會的？

大嫂 大妹叫我——

大哥 叫你怎麼？

大嫂 （噗味笑了）她說我太笨，說我對你不夠風情，她叫我——學點西風。

大哥 什麼東風西風的？（大笑）你這個傻孩子。（抱着她的肩膀）還要我怎麼愛你，還要我怎麼……嗎……！

大嫂 我不願意看見你煩。

大哥 我知道，可是我管不住自己。今天改了一天考試卷子，改得我已經頭疼得要命，還又受了一頓教務主任的氣。只要在學校裏有點不順心的事，就勾起我的心思，我覺得自己完全錯誤了，所作的都不是自己要做的。我應該學音樂的。

大嫂 是我就誤了你。

大哥 有你甚麼事？沒認識你以前，我就把音樂攔下了。父親死後，我早就自命是個實際的人了，應該負起一個長子，一個大哥的責任。想着母親，想着弟妹，想着你，想着將來的子女……我最高的前途也不過是美麗的小窗帘，舒服的沙發……可是不也挺好嗎？有你在身邊還奢望什麼呢？做什麼年青的夢——大海嗎？悲多芬嗎？——那是三弟的文章——唉！矛盾！矛盾！活着就是不斷的折扣。

大嫂 你要拉琴就拉吧。

大哥 不晚了。你知道做個音樂家要從多小學起嗎？現在我的希望就在她身上了。

大嫂 誰？

大哥 我的女兒。

大嫂 你怎麼知道一定是女兒？

大哥 我願意她是個女孩子，我喜歡女孩子。我要叫她從一小就練鋼琴。我現在的
第一志願就是給我未來的女兒買一架鋼琴。

「大嫂忽然哇地哭了。」

大哥（莫名其妙地）你怎麼了，你怎麼了？

大嫂（站起身來，哭着往屋裏就走）你甭管！你甭管！

大哥（跟上）敏如！

大嫂（使性地推大哥）你出去！你出去！（關上門。）

「大哥莫名其妙，毫無辦法，只好走開踱到廊下。三爺仍坐在那裏，二爺足登厚靴，手執馬鞭，哼着走來：『這才是落花有意隨流水……』」大哥深深地嘆了口氣。

老二 大哥，有何心事不成？

大哥 我現在真羨慕你們沒結婚的人，女人永遠不能瞭解你，你也不能瞭解女人。

老二 可不！娘們頂洩氣。我有個同學王麗娟，唱青衣，荒腔走板的。

老三（深深地歎息了）一個詩人——永遠在追尋——另外那半個靈魂。

老二 咱們就是不泡「咪絲。」我有個同學陳道仁，成天泡「咪絲。」

老四（騎了三輪小兒車從月亮門上，臉上用毛筆劃了眼鏡鬍子）什麼是「咪絲？」

老二「咪絲」就是那個——（大姐適從月亮門外走來，二爺指着她）那個就是「咪絲。」

大姐（不滿地）老二，你又這個打扮！真要命！

老二 怎麼着？我這練功哪。吊嗓子跟練功這兩行都得成年經月的，不論三伏數九一天也不能攔下，一攔下就前功盡棄。（亮了下鞋底。）

大哥 大妹，該開飯了吧？我餓了。

大姐 還早吧，呆會還有個朋友要來吃飯。

大哥（未留意地）哦。

大姐（又看看錶確定地）還早。

大哥 嚶，你新買的手錶？

大姐 是浩然——（略窘地）浩然送給我的。

大哥 浩然——哦，是那個沈先生嗎？你大嫂跟我提過他。

大姐 他今天來吃晚飯，我給你們介紹一下。

大哥 他在甚麼地方做事？

大姐 一家洋行裏。

大哥 甚麼地方人？

大姐 上海。

大哥 （尋思半晌，慢慢地）上海人——在洋行做事——送你一隻金錶——

（大搖頭。）

老四 （喊了一聲）二姐回來了！二姐（向她招手）

（二姐短裝長褲，滿臉泥汗，非常狼狽，卻仍硬挺着，蹣跚走過。後面跟了一個強壯青年——楊斌，身

穿學生軍制服，真像個大兵，可是到底還像學生。二姐實在支持不住。一下坐在魚缸旁的凳子上。

楊斌（把書包放在魚缸上）怎麼樣？這回可累了吧！

二姐（瞪大雙眼，一下站起）不累！（又撐着往前走了幾步，不服地）你別神氣！

反正有的事男人就做不了。

楊斌 你說什麼事吧？

二姐 ——反正有吧。（一下子又坐在躺椅上了。）

楊斌 我走了。

二姐 你不渴了嗎？給你杯水，喝了走。（站起，大步走進東屋。）

〔楊斌站在那裏相當窘地向廊上的人點頭。〕

大姐 你跟二妹上那兒了？她怎麼那個樣兒了？

楊斌 她非要跟我比賽行軍，從營裏一直走進城。

老二 唱打西苑腿兒着來的！不近好幾十里。

大哥 不是聽說你們集中軍訓很嚴，不放假也不准請假，根本不許出來麼？

楊斌 可不是，請假難極了……

二姐 （自屋內邁出，接說）幸虧我跟他們隊長說他爸爸死了，才准了他四個鐘頭的假。

大哥 你爸爸死了？

二姐 死了十幾年了。（把手裏的一玻璃杯水給楊）給你（逕自躺在躺椅上，看

楊在喝水。脚挪開示意楊坐在脚座上）坐呀！

〔楊坐下，一口氣喝完水，杯子剛離開嘴。

二姐 好，走吧！

〔楊站起。

〔二爺一直在一個角落裏練功，現在有興趣地湊近。
老二 怎麼着，楊斌，這就走了。

楊斌 才准了我四個鐘頭假，馬上又得趕回去。

老二 可真嚴哪！這就跟當兵一樣啦！

楊斌 簡直一樣。

老二 真刀真鎗？

楊斌 真鎗！

老二 對，對，這是真功夫，得練練。到時候就從上頭開呀。「採」（去聲）他小日本

個落花流水（拉了一個架子）嘿！分頭剃了吧？禿了？

楊斌 剃了。

二姐 你們看他的腦袋真亮極了（跳起去摘他的帽子。）

楊斌 別鬧，別鬧！

二姐 摘下來瞧瞧。

楊斌 軍人室外必須戴帽。

老二 唱大花臉的都剃，我也想來個乾淨俐落……

楊斌 我真該走了。亞華，就這樣了，那篇「九一八快六年了」你來執筆，後天叫他們。

二姐 好。

老二 今年民國幾年？

二姐 （不悅地）民國二十六年！

老二 陽曆六月，陰曆五月，這個我還知道。（又幌到一邊去了。）

二姐 （大爲不滿）混球！算怎麼回事？暈頭暈腦的！在這個時代裏，會有這種青
年。

楊斌 那麼那篇反帝國主義的文章也由你寫，剩下的事交給我們作吧，你們女孩子怕辦不了。

二姐 （一下坐起來）什麼女孩子辦不了？我就不愛聽這話！

楊斌 （笑）好，我相信你辦得了。

二姐（還是有點生氣）就不愛聽這話，我就不知道男女有甚分別！

楊斌 我們這個禮拜天規定的行軍我怕你就去不了。

二姐（不服）去不了？別窮臭！我到你們營門口等着你們，你們走到那兒我走到那兒。幾點出發？

楊斌 早八點，這回可真不近。一直要走到馬可勃羅橋。

二姐 馬可勃羅橋在那兒？

楊斌 就是蘆溝橋。

二姐 蘆溝橋——沒聽說過。

楊斌 挺遠的，離北平城好幾十里哪。

二姐 一百八十里也去的了。我的腿比你粗，你看！（捲出腿給他看。）

〔楊看看——二人不由得窘起來。〕

楊斌 好，再見吧！

二姐（乾脆地）不送！（逕自走進東屋）

〔老王媽自月亮門外喊聲扭上〕

王媽 大小姐！沈先生來了！（與楊斌幾乎鬧個滿懷，吓了一大跳，楞了一下才看出

來）喲，是你呀！你怎麼——（楞在那裏端詳軍裝的楊斌）

〔西裝筆挺的沈浩然挾了一個大公事皮包從門外走進，笑咪咪地張着嘴，已經準備着招呼任何

第一個對面迎來的人。〕

浩然 啊！王媽！我一看就知道，我一看就知道。這一定是你們少爺，大狗子。

王媽 喲！您這怎麼話說，這是人家二小姐的那個——那個——朋友！

浩然（大窘）對不起，對不起，我因為這個——這個——王媽的少爺——也是

位軍人同志……

王媽 穿戴打扮還真差不離……喲！我可不敢當……真格的，你怎麼好好地當了

兵了。

楊斌 我們在受集中軍訓。

浩然 哦！軍訓軍訓好極了！好極了！貴，貴姓！

楊斌 楊。

浩然 哦，楊同志，楊同志，好極了，好極了。（掏出一張名片）鄙人沈浩然。

〔楊斌看了看名片未接過來，點了點頭，兩人很窘地又互相點了幾下頭。〕

楊斌 再見！

浩然 再見！再見！

〔王媽送楊斌下。〕

〔簷下的人都過來了。〕

大姐 （不無責意地）浩然，你真要命！這是大哥？

浩然 嘿，大哥！我一看就知道這是大哥。（拉手）常聽冠華提起您。（掏名片）鄙

姓沈，沈浩然。

大哥，我久仰得很了。

浩然（又將名片放回皮夾）那就用不着了，哈哈，哈哈，我喜歡隨隨便便，不拘形式，不拘形式。

老二 一見如故，一見如故。

浩然 二爺，您好！前兒咱們說的那個腔，我跟五爺研究過了。人家是有道理，回頭我給你說說。

老二 那你得給我說說，給我說說。（自去沉吟那腔。）

浩然 三爺，（從皮包裏拿出一本巴金的家給他）還給你巴金的家。我看完了。真好，我覺得你這個老三也像書裏的老三，也是一個勇敢的人物。

老三 是嗎？也有不同吧，我想我比他浪漫。

浩然 浪漫？——浪漫，浪漫！

〔大嫂和表妹一齊走上。

大嫂 沈先生，你來了。

浩然 剛來，剛來。錢小姐也在這兒。最近看電影了嗎？啊呀，真光那張片子太好了，看過了嗎？

表妹 怎麼沒看，太好了……

浩然 哦，這是——（從皮包裏拿出一包東西）大嫂要的毛線。（遞過去）如何？大嫂 喲，太好了！大妹你瞧！

表妹 真美死人了！

浩然 織那件白的，配上這個花，加上那個邊，It's remarkable！我自信我很會替太太小姐們挑東西，（向大哥笑）哈哈哈哈。

（大哥也忍不住笑了。這時大家有的坐下，有的站着，有的走開。）

老四 （騎車過來）你今天給我帶甚麼來了？

浩然 啊呀，四爺怎麼能忘了您吶！這是你要的汽球！（從皮包裏取出給四爺）

大哥（笑着）沈先生，您請坐吧。

浩然 不客氣，不客氣，我喜歡站着，喜歡站着。

大哥 沈先生，——你——你真有辦法。

浩然 啊——哦！（笑）——得意然不失誠懇地——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叭的一聲汽球被老四吹破。

老四（默默地）什麼是人生？

浩然 人生啊，——就跟你汽球一樣，能吹得又大，又好看，就是別吹炸了。

老四（搖搖頭）還不大明白。

浩然 還不大明白？，人生就是——跟你的臉一樣滑稽，又跟你的臉一樣嚴肅。

大哥 他的臉可真嚴肅，從來就沒看他樂過。

大姐 老四自小就是不會笑。

浩然 來，來，來，老四！我教你笑，人生第一件事就得學會了笑，你看我——（裂嘴做

笑。

〔老四學着噙牙，仍無一絲笑容。〕

浩然 不對，不對，你瞧，這樣（又裂嘴）——怎麼我也不會笑了。

〔大哥，大姐等大笑。〕

大姐 老四，唱個歌給沈大哥聽吧！

浩然 唱一個，唱一個……

大哥等 老四唱吧！

老四 「可愛的家庭，我的家庭真可愛。」（戛然而止。）

浩然 還有好的沒有？

老四 有！「可愛的家庭，我的家庭真可愛。」

老二 你就這一句得了！

大姐 你別搗亂，讓他唱！

浩然 你還有好的沒有？

老四 有「可愛的家庭，我的家庭真可愛。」

〔老三和了下去，接着大姐大嫂……以至表妹，沈浩然都和唱起來，二姐洗乾淨了臉，也走出來參加合唱。歌聲中老王媽自月亮門外推進一個圓桌面，大家幫他擺在金魚缸上，又在簷下擺了幾把椅子擺好。王媽在圓桌附近安置了一個方檯子，做爲孩子們的小桌。三小姐一手擊了小板檯，一手拿了一個裝狗食的大飯碗。〕「四小姐」搖着尾巴，緊跟在後面，三小姐把鐵碗又安置在方檯附近；「四小姐」過去就餐。四少爺也自己抱了一個板檯和三小姐面對面坐在方檯旁。

〔歌近煞尾，張太太出現在外屋階上。合唱者賣足力氣獻這最後一句給母親，老三仰首伸臂擺了一個大洋歌劇姿式。〕

大嫂 娘！

大哥 娘！

大姐 娘！

小妹——娘！

浩然（恭立）伯母！

太太 沈先生來了，坐，坐。

浩然 您坐，您坐。

太太 沒什麼吃的，吃餃子，你吃得來嗎？

浩然 吃得來！我就愛吃餃子。夏天的傍晚，在北平的小四合院裏，圍着圓桌吃餃子，

別有風味！簡直勾起我的鄉思。

老三 「相」思？

（大姐等惑然。）

浩然 我是說家鄉之思，就是想家呀！

太太 你不要做客，就拿這兒當家一樣。

浩然 可不是，真跟自己家一樣。（看大姐一眼。）

〔王媽拿了碗筷，醬油，醋等上。〕

王媽 沈先生，這是醬油，這是「忌諱」。（醋。）

浩然 我什麼也不忌諱。

〔王媽又拿兩小孩的作料給兩小孩，老四臉上仍帶着鬍子眼鏡——〕

王媽 四爺！你還不把臉洗了？

老四 （執拗地）不洗！

〔三小姐低頭祈禱謝飯，大家不免看她兩眼。〕

王媽 （小聲提醒三小姐）別忘了替我禱告禱告禱告那樁事。（走下。）

老二 （用筷子敲板，唱道）低下頭來祝告上，過往神靈聽端詳啊……

浩然 你這是跟誰祈禱？

老二 老郎神。

老三 誰？

老二 唱戲的祖師爺。（拿了一大把生蒜放在自己面前剝。）

大姐 啊呀，老二，你又要吃那麼多蒜，臭死了！

老二 衛生消毒。（白啃了一個。）

太太 沈先生，醋攔了嗎？

浩然 有了，有了。——伯母，您今天怎麼沒打牌？

老二 （代回答）唉！今兒「趕寸」了，是一缺三。

浩然 是嗎？那吃完飯，我陪您湊一角兒，咱們就二缺二了。

表妹 回頭打電話給我媽。

太太 （高興地）好，總說歇兩天再打，是一天也歇不了。

二姐 （忽地拍桌站起，手持老三的少年文藝）啊呀，老三！你寫的是什麼？你們聽

聽——

「我的家庭是個感傷的，美麗的，快樂的，可愛的小夢」——（瞪瞪老三）

甚麼玩意？（接下去念）「我的大姐是一個善良的女子但是普普通通，又好虛榮。可憐，她從來未有過幻想，未有過夢，她只想嫁人。她成天浩然長，浩然短，浩然就是她的男朋友。但是她見了浩然又要裝腔做式擺架子了。我的二姐自命是個男孩子，非常努力愛國工作，永遠不忘救國。但是她到底是個女孩子，她有她的弱點——」老三，你說什麼是我的弱點？

（大姐紅了半天臉終於哭起來，跑進屋去。）

大嫂 大妹！（追進屋去。）

老二（接過來念）「我的大哥也有點像巴金的大哥。在中學時夢想做個音樂家，父親死後忽然實際起來，就念了經濟。畢業後，在銀行裏也混得不如意，現在只好在中學裏教英文，心裏一煩就拉拉提琴，追尋失去的夢。他拉來拉去就愛拉一段『夢幻曲』，拉的很熟，錯不了幾個音。一聽他拉琴，就知道他又悲哀了。我的二哥好像戲詞裏說的，我本是臥龍崗，散淡的人」……（嘆息樂了）

對，對，三爺，我就是這種人。（唸下去）「我自己是老三，關於我自己，我不想多

說甚麼了」……」

大哥 老三，你胡寫亂寫。

二姐 老三你簡直倒霉蛋！

老三 （不接受批評）寫東西第一就得「真」。

老二 （獨自莞爾）三爺有點道理。

浩然 （無可奈何）有道理，有道理！（看看身旁的空座，站坐皆不是。）

〔這時大嫂已經拉着大姐的手走出來。大姐笑咯咯的，羞答答的。〕

太太 沈先生，別理他們了，我們這家人都有點神經病，你別笑話。

浩然 不，不，那裏，那裏——（釐出一句）我，我我比你們還神經。

〔大家笑。〕

〔楊斌出現在月亮門。〕

二姐 嘿，你怎麼回來了？

楊斌 外頭又戒嚴了。

老二 又戒嚴了？這兩天真緊，八成真要幹起來！

二姐 楊斌！你說會不會打？

楊斌 可能！

二姐 （興奮得拍桌子）打打打！打打打！我們驚了多少年了！

楊斌 這回要打起來，我們那隊同學打算從西苑就往前線上開，我們已經打過靶了。

老二 真槍子呀？有嘍！咱也要學那班超投筆從戎。

大姐 你呀！

母親 楊少爺！你也坐下來吃吧！

二姐 楊斌，頭一回開槍是什麼味？

母親 亞華，你叫人家坐下。

楊斌 (不會客氣地客氣) 不，不，謝謝，謝謝……

二姐 坐下吧，少客氣，自己搬凳子！

大嫂 這兒有碗這兒正多一雙……筷子要醋嗎？……(等等)。

(下面的對話與前面招待楊斌的瑣碎對話動作等重疊。

浩然 我一個冀察政委會的朋友告訴我，最近又從南方運來好幾師的兵，非常可靠的消息，非常可靠的消息……

大哥 故宮博物院的好東西聽說都運得差不多了。就運團城的玉佛聽說也要南下，這仗好像是真要打起來了……

表妹 打仗是跟電影裏的一樣嗎？那太可怕了！

老三 有戰爭才有和平，你們都應該讀一讀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

王媽 (端了兩大盤子上) 餃子來嘍！

幕。

原书空白页

第二幕

原书空白页

第二年春天一個下午。

張家北房的堂屋，北平所謂「兩明一暗」的兩明間。舞台後方靠左是通院子的門。舞台左下方有門通母親的臥室再通耳房，可穿過小天井通到別處。舞台右下方也有一門通至耳房再通別的屋子。

上邊是典型的本地紙窗。下邊是玻璃窗，掛了西式窗簾。屋內有紅木古式茶几；也有一套沙發，罩着相當漂亮的套子。壁上有對聯，山水，織錦，也有油畫。一張穿大禮服的中年男子相片懸掛在顯要地位，使生人都能下意識地覺得，他雖已不在此，仍是這家的主人。

此外不免陳設了些銀盾之類，不知是老爺任上所受，還是少爺小姐們在學堂裏演說賽跑所獲。

幕啓時張太太在室內踱來踱去，很焦急的樣子。大嫂抱了新生不久的嬰兒侍立一旁，神情也很緊張。

母親 她一夜沒回來，你們爲什麼今天下午才告訴我哪？

大嫂 怕您着急，沒敢告訴，所以她大哥一清早就跑出去找。

母親 我知道早晚她要出事的。自從事變以後，我天天晚上也睡不好覺，我知道她

一定在搞什麼工作，我也沒法說她，沒法問她，問她她也不會說。

大嫂 二妹是跟普通的女孩子不一樣。

母親 我夢裏頭也睡不踏實，我老覺着要出什麼事。今天坐在牌桌上我就覺得心裏發慌，疑心一天沒看見你二妹，一定出了什麼亂子……我要不問，你們還不告訴我。

大嫂 （望着窗外）他回來了！

（母親緊張地站起來。

）老大疲憊地走進，大家對了一下目光，知道是失望。

大哥 （喪氣地）認識的地方我都去過了。她現在也沒什麼同學常來往，有來往的人我們也不認識。

大嫂 楊斌那兒你去過了嗎？

大哥 搬家了！

大嫂 搬家了！

大哥 不知道那兒去了，他們做這種工作的人……

〔母親呆在那裏發楞。〕

大哥 娘，您自己先別急壞了。我再出去一趟。我想現在只好託人去——日本憲兵隊或是特務科——

〔母親極度緊張。〕

大嫂 （担心地）娘！——

母親 （強自鎮靜了一下）我去吧！我去找一趟孫家老七，他這種人現在總有點辦法。——敏如，你去招呼一下打牌的客人，別讓她們知道了，就說我有點頭疼，躺一會。我現在收拾一下就去。（走進臥室。）

〔大哥大嫂默然。〕

〔嬰兒「啞啞」了幾聲。〕

大哥 (極度關切地) 怎麼樣? 今天奶夠了嗎?

〔大嫂搖頭。〕

大哥 (抱過孩子) 可憐乖! 可憐乖! ……我看她天天哭, 有什麼毛病吧? 還是去看
看大夫吧!

大嫂 用不着, 她還是哭的少的哪, 小孩子都要哭的!

大哥 是嗎? 我不大聽見別的小孩哭。

大嫂 那是你聽不見。

大哥 的確, 我真像是頭一回聽見小孩子哭, 聽了讓我心裏那麼舒服, 又那麼害怕,
又那麼——

大嫂 (笑他) 頭一回當爸爸真緊張。

大哥 你哪?

大嫂 一樣!

大哥（逗着小孩）啊，啊，乖……睜着大眼瞧誰哪？……

大嫂 伯仁，你看二妹的事——

大哥（搖頭）恐怕凶多吉少——唉，一個女孩子……

大嫂（自卑地）一個女孩子也能做多少事啊！……

〔啞場。各有心事。〕

大哥（緩緩地）敏如，我覺得良心上……

大嫂（預感他要說什麼，安慰地）伯仁——

大哥（緩緩地）——一種被壓抑了的激動）外頭是什麼世界？——人家在做什

麼？——我在做什麼？——人家在拚命，我在家裏成天守着孩子老婆，老婆孩子！

——（激動地抱緊了孩子，孩子哇的一聲又哭了）啊，啊，不哭，不哭……乖，乖

……不哭，爸爸趕明兒給你買一架鋼琴，買一架大鋼琴！

〔大嫂苦笑。〕

（二小姐推門而進，疲憊地倚門而立。

大哥

二妹！

大嫂

大哥 你可回來了，把娘急壞了！

大嫂 娘！二妹回來了！

（張太太上。母親雖放了心，精神仍未能鬆弛。冷場。

二姐 （脫了夾大衣，故作平易地）昨天——太晚了，就住在同學家了。

（沒有回答。

二姐 大哥沒去上課？

大哥 昨天把事情辭掉了。學校裏把英文減到一星期就兩堂——日本人來了我

也不想幹了……

大嫂 二妹洗臉嗎？我去給你燒點熱水。

二姐 謝謝你，我自己來吧！

大哥 我也要洗把臉——今天出去找你一天。

二姐 (笑着) 謝謝！

大哥 唉！(把孩子交給大嫂。自左門下。)

〔大嫂隨下。〕

二姐 (歉意的微笑) 娘，您着急了？

母親 ……

二姐 她們在外院打牌哪？您怎麼不打了？

〔母親忍不住哭了。〕

二姐 娘！——

母親 我知道你在幹什麼，我也不能說你，管你，你對，可是你要小心哪！

二姐 我也不忍叫娘牽掛，昨天晚上實在回不來了，我覺得有人在後頭跟我，要是

昨天晚上回來，他們一定能認出咱們家的門來，我就跑到一個朋友那兒躲了一夜。

母親 你要小心哪！

二姐 娘，我知道。

〔二爺的歌聲：「有朝一日春雷動……」他提着個烏籠白中門唱上。〕

老二 「……得會風雲上九重。」唉！困殺俺英雄也！

母親 你這是下學回來？

老二 溜灣去了。眼面前兒這個學上不上，的沒什麼勁頭兒……你們瞧我這個，這回可配全了，傅家籠子趙家抓，這個抓兒是昨個兒在城根兒跟長海拿了一套康熙五彩烏食罐換的——值！真值！

〔沒人理他。〕

〔表妹白中門上，三弟跟在後面。〕

表妹 姑媽，您怎麼一人躲這兒來了？我媽她們等您哪，該您上桌了！
母親 好，我就去。亞華，你洗個臉再去睡會覺吧！

二姐 嚶！

老二 這會兒還睡覺？

〔沒人理他。母親自中門下，二姐自右門下。〕

〔表妹看了老三一眼，故意賭氣，扭身往外就走。〕

老三 表姐！

表妹 你幹什麼總跟着我？

老三 我——我有話要跟你說。

表妹 （索性一屁股坐下）好，說吧！

老三 ……

表妹 說呀！

老三
……

老二 你們倆這是那齣呀？

〔表妹站起就走。老三站起就跟，剩下老二一人。

老二 （長歎一聲）唉，困殺俺英雄也！「有朝喚喚一日，噫噫……」「得裏格

隆」……（聽見提琴聲）大哥又拉提琴哪……（聽一會）……唔，有點像

「夜深沉」……他要是能拉胡琴多好……（越發百無聊賴）「有朝喚喚一

日……」

〔二姐穿了夾大衣匆匆走上，隨便看了老二一眼，往外就走。

老二 （喊了一聲）二姐！

二姐 （站住）幹嗎？

老二 你還出去？

二姐
……

老二 我瞧見那個穿黑大褂的還在胡同口堵着你哪。

二姐 ……

老二 別出去了！

二姐 沒辦法，非去一躺不可。

老二 你這是羊入虎口！

二姐 —— 出去看看。

〔二姐往外就走。

老二 （叫住她）二姐！——我替你來一趟怎麼樣？

二姐 你？——

老二 我！——你瞧我這長像不對嗎？你放心，這路事交我錯不了。我提着我這藍靛顏，那麼一哼哼，一幌蕩，誰知道我這活食罐裏賣的什麼藥？要是你們這相的，一

瞧就是前進的咪絲，化裝也白搭！

二姐 你敢嗎？

老二 嘿嘿！這是什麼話？堂堂七尺男兒——

二姐 好，你去一趟吧，替我捎一件不要緊的東西。

老二 要緊的也不含糊哇！

〔二姐從身上掏出一本小冊子給老二。〕

老二 就這玩意兒交給我吧！（放在餵鳥的活食罐裏。）

二姐 地址是（聲音極小）……胡同十三號，李大中，李先生。

老二 李大中，就是他好，交給我了，你家裏等着吧，回頭見！（哼道）「闖龍潭，入虎

穴……」（歌聲漸渺。）

〔二姐感激地在門口望着他的背影消逝，興奮地走進右門。〕

〔三小姐抱着一隻死了的白鴿子，拏了兩根樹枝子，淚汪汪自左門走上。老四頭纏白手帕，手執一

抹，涕淚縱橫。

小妹（嗚咽地）老四，那個帽盒子哪？

〔老四爬到椅子底下找出一隻帽盒，三小姐用頭髮上的絲帶把樹枝捆成了一個十字架。

老四 再給她點藥吃行不行？（從口袋內掏出一個藥瓶）娘的藥！

〔三小姐傷心地搖頭，將鴿屍放好在帽盒內，口中喃喃有辭：「……聖母馬利亞……」和老四同

向紙箱中做最後一望，她剛一蓋上盒蓋，老四咧嘴大哭。

老四（用手巾棍子敲地板）我要打死貓，打死貓！

小妹 別別打她了！

老四 二姐告訴我，我們應該向敵人報復。

小妹 天主寬恕她，貓咪咪她不懂。貓咪咪不知道自己犯了罪。（悲天憫人地）唉！

可憐！

老四 貓頂可惡，貓專喜歡咬鴿子，還吃金魚，貓爲什麼不吃貓？

小妹 上帝把他們生成這樣！貓喜歡吃魚咬鳥，可是貓不吃貓，狗不吃狗……

老四 人吃人！——二姐說的「人吃人」——小姐姐，爲什麼人吃人？

小妹 （含淚搖頭——於是禱告）聖母馬利亞，拯救人類吧，不要讓人類再打仗

了！
了！不要……

〔老王媽引楊斌自中門上，楊斌脫帽置几上。〕

王媽 您坐會兒！我給請去。（看見孩子們）喲，四爺，你這是什麼打扮？

老四 我們出殯，給鴿子出殯。

王媽 這份喪氣！玩什麼不好，那有玩出殯的？摘下來！摘下來！（扯下老四頭上的白

手帕）虧得太太沒看見，怎麼說你好？

老四 王媽，我也會死嗎？

王媽 我不知道！（自右門下。）

楊斌 四弟，怎麼了？

老四 五小姐把六小姐給抓死了。

小妹（仍獨自望天喃喃着）聖母馬利亞……

老四 她在那兒哪？「生母媽鴨鴨？」

小妹 你禱告一會就在心裏頭看見了。

老四（也把眼緊緊閉上，學着唸唸有辭——少時不耐煩了）怎麼還看不見生

母媽鴨鴨？

楊斌（教育地）四弟，就從來沒有人看見過。

〔小妹不滿地瞪了他一眼，結束禱告，在胸前劃十字。老四沒看清動作，就在臉上亂擱攔了一番。〕

老四 小姐姐，楊哥哥說就沒人看見過媽鴨鴨。

〔小妹不理他，如遇撒旦一般，又瞪了楊一眼，仰起小腦袋，高舉十字架，「神」氣十足地自右門下，

老四捧了鴿棺嚴肅地隨下。

〔沈浩然提了一個日本清酒的大瓶子自中門上。

浩然（一見熟人，精神百倍）啊呀！密司脫楊，非常高興在這裏又遇見你，我們真

是同志！

楊斌 同志？

浩然 我想我們的大目標都是一致的，好極了，好極了。我們去年夏天認識，現在又是春天，快一年了，怎麼樣？怎麼樣？一年來成績不錯吧？（自得地）春天！艷陽天！春光好！加點油，加點油！咱們來個聯合結婚怎麼樣！

楊斌 沈先生——

浩然 （看看大禮服的相片）咱們老丈人真漂亮！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

楊斌 沈先生，我和你不同……

浩然 有什麼不同？——哦，對了，作風不同，作風不同。

楊斌 你鬧錯了，我跟張亞華純粹是——是——你不相信男女的友誼可以跟兄妹一樣嗎？

浩然 兄妹（詮釋地）——哥哥妹妹——（搖頭）大有問題，大有問題。

楊斌 有問題？（也不免有所思索）——你以為——在現在，現在這個時候，我們

還應該——應該談別的吗？

浩然 我看你大概是太拘泥於理論，你大概是那一派，主張「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可是我的意見不同，我以為應該救國不忘戀愛，戀愛不忘救國。

〔楊瞪目於宏論前。〕

〔二小姐自右門上。〕

浩然 二公主來了！（起立致敬。）

〔二小姐隨意點點頭。〕

浩然 要我到院子裏去嗎？

二姐 （沒理他，向楊）到我屋去吧。（走向右門。）

〔楊向沈點點頭，沈給了他個外國手勢：「Good Luck!」〕

浩然 （獨自沈吟）一切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大姐自中門上。〕

大姐 你一個人在幹什麼？

浩然 在——想我的大公主。

大姐 你再那麼說，我就不理你了。

王媽 (自右門上，看見沈非常高興) 沈先生來了！

浩然 (遞給她清酒瓶子) 王媽，那個醬油給你帶來了！

王媽 喲，沈先生，您可真好，說辦就辦。對了，就是這家的醬油好，我們這小胡同裏買不出好東西來。

大姐 你瞧你，一瓶醬油也要麻煩沈先生。

浩然 不麻煩，不麻煩。

王媽 沈先生，多少錢哪？

浩然 你甬管了！

王媽 別介，別介！托您買的東西，我還給您吧。（掏出兩疊偽聯銀券）這是菜錢。給您這個吧。您瞧這大被祆票子。

大姐 得啦！得啦！

王媽 那得了？（又把錢揣起來）沈先生，別走了，在這兒吃，跟自己人一樣——可不是嗎？這不眼瞅着就是自己人了嗎？

大姐 （責備地）王媽！

王媽 您瞧，這您又害臊了，要是我們那年月，就是下了定還見不着面哪！（自中門笑下。）

大姐 （蹙脚）要死了！（瞧浩然一瞧）不理你了。（走開。）

浩然 （逗過去）別生氣，別假裝生氣。冠華，老王媽這下子給了我很大的勇氣，反

正我早晚也得說，我就說了——你知道我要說什麼？

大姐 （故作地不悅）我不知道。

浩然 我要說的是我，我——你——你跟我——我跟你——（乾脆）唉！你嫁給

我好不好？

大姐 不好！

浩然 說「好」說「好」！冠華！我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可是——也不算廢物呀！

我是個普普通通的小生意人——這不也很好嗎？我們可以禮拜一晚上一塊看電影，禮拜二晚上一塊跳舞，禮拜三晚上一塊打牌，禮拜四晚上一塊聽音樂會，禮拜五晚上一塊——反正晚上老在一塊，白天也在一塊……我也許能發大財，我有自信。我父親三塊錢本錢賣五香豆腐干起家，上海灘上那一個不曉得。我的噱頭也不比他老人家差——我不敢說跟我在一塊準能享福。可是我知道，我相信，你能跟我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親親愛愛，和和氣氣，快快樂樂，高高興興——唉！我也說不清了，我從來說話沒那麼笨過。反正我喜歡你，你喜歡我

——（疑問地）你喜歡我嗎？

大姐（輕輕地）喜歡。（但仍下意識的抗拒着，自卑地）你沒聽過老三的文章，說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好虛榮的女孩子嗎？

浩然 我喜歡普普通通，誰又不好虛榮？那個男人不為女人的幾雙絲襪子奮鬥？

大姐 你會說話。

浩然 我還覺得我不會說。就算我會，也是心裏有話才會說。你聽我的心。答應我，答應我，不然我真跪下了。

大姐 別別，人家瞧見。（拉住他。）

〔沈順勢擁抱，於是——擁抱了。〕

浩然（激動地）我謝謝你，謝謝你！

大姐（也激動地）不，我謝謝你。

〔老四不知打那裏鑽出來，瞪着一對大眼。〕

老四 你們倆謝謝誰哪？

〔二人不好意思地分開。〕

浩然 老四，我要做你姐夫了。

老四 姐夫是什麼東西？

〔表妹似覺似笑地自中門走上，老三跟上。〕

老三 〔跨進門就張嘴〕表——姐——〔看見人不說了。〕

〔兩對冷場片刻，老四左顧右望。〕

大姐 〔向浩然〕到我屋去好嗎？

浩然 好！〔隨大姐自右門下。〕

老三 〔向表妹〕到我屋去好嗎？

表妹 我不，

老三 〔哀求地〕表姐，〔看看老四〕出去！

老四 〔固執地〕我不！

老三 你在這兒幹嗎？

老四 你在這兒幹嗎？（索性坐下，安心觀賞。）

老三 （只好不去理他）表姐！爲什麼爲什麼你使我這樣憂愁？我覺得我自己簡直是屠格涅夫的羅亭；有一個哈孟雷特的靈魂；我煩惱，「少年維特的煩惱」

（把腦門頂在拳頭上，做西式悲哀狀。）

表妹 （沒回答他，輕輕哼着）you told me, you love me……

（三爺慢慢抬起頭來，多情地望着她。）

表妹 是新片子嗎？

老三 什麼？

表妹 你剛才說的什麼，什麼羅哈特的煩惱。

老三 （愕然不知如何回答）表姐，你——你——唉！你應該了解我。自從我的眼

睛睜開了，我就知道你是我的朱麗葉，我的夏綠蒂。多少個失眠的晚上，我聽着

夜鶯在叫……

表妹 北平那有夜鶯呀？

老三 有沒有不知道——可是我聽見她在叫。表姐，你爲什麼裝做不懂我的樣子。

表妹 我真不懂你的話。

老三 你懂！你聽了我的話，看了我的信，你不感動嗎？

表妹 我無所謂。

老三 你不知道愛情是兩個人的事嗎？

表妹 我不知道。

老三 表姐！吸了一口大氣——愛情——

表妹 我們不談這些了，你還小哪！

老三 不，我今年十七了！詩人的生命是短促的……

表妹 別瞎扯了！

老三 「人爲什麼要活在世上呢？如果沒有一個人真的愛你。」

表姐 又是誰的辭^儿？

老三 高爾基。

表姐 高爾基？——我看媽打牌去了。（一笑逕自去了。）

老三 表姐（絕望地）我會死的（痛苦地爬在沙發上。）

〔大哥的提琴聲感傷地蕩漾着。〕

老四 （過來拉拉老三）三哥，三哥，爲什麼會死？

老三 （不耐煩地）出去！

老四 （固執地）爲什麼會死？

老三 活夠了就死了。

老四 爲什麼活？

老三 （自然地）爲了愛情。

老四 (必求甚解) 什麼是愛——

(話猶未了，被老三推了一下，老三手裏的藥瓶子掉在地上。)

老三 出去！

(老四去拾藥瓶。)

老四 藥藥！

老三 這是什麼？

老四 娘的藥。鴿子沒吃就死了。

老三 你簡直胡鬧，老四！真危險，什麼都亂拏，這是娘的安眠藥。給我！你吃了沒有？

老四 沒有。(仍未忘記他的問題) 三哥，什麼是愛——

老三 (大喊一聲) 出去！

(這回一下子將老四推出右門去了。)

老三 (激憤地) 愛情，愛情，一切爲了愛情……(忽若有所悟) 要是喪失了愛

情——那就不必——（忽若有大悟，拏起手內的藥瓶，注視着——神經質地
把藥在手內倒了一把——悽愴地）我不能像普希金那樣爲你決鬥而死，也
要做少年歌德的化身——你會在我墳頭痛哭！（仰藥——塞在喉嚨裏嚥不
下去，忙倒了一杯開水吞進。兀然坐下。）

（二姐和楊斌自右門上。）

楊斌 對了，帽子是在這兒哪。（拏帽子。）

二姐 （看看老三）你怎麼了？老三！

〔老三不說話，瞪着眼睛，直直地站起來，僵挺挺地走進左門。〕

二姐 這傢伙又怎麼了？神經！

楊斌 那我走了！

二姐 等一會，我還是把那個給你縫在褲腳裏吧。（從他西服袋裏掏出一張疊得
很小的紙。）

楊斌 其實我看倒用不着了。

二姐 小心點好，這兩天外頭緊（責備地）你忘了那句口號「不做胡塗的犧牲」嗎？我去拏針。（走進母親的臥室）

〔老四擎着一個紙飛機又從右門上，小妹威鬱地跟着走進，心思滿懷，獨坐一隅。〕

老四 （見楊斌如遇知己，高喊）我要抗戰！我要抗戰！

楊斌 老四，不要亂喊。

老四 你教給我的，你說我們要抗戰。對門那個日本小孩又拿磚頭砍我了。

二姐 （拿針走上）又砍你了？那你也砍他！

〔老四做欲砍狀。〕

楊斌 不要亂教他！老四，我告訴你——（看看他的紙飛機）等你長大了，駕着飛機去打日本。

〔二妹坐下，爲楊將紙縫入褲腳，一邊聽着他和四弟的對話。〕

老四 我怎麼還不長大？

楊斌 你幾歲了？

老四 七歲。

楊斌 等幾年就長大了。

老四 （刨根問底）等幾年？

楊斌 等——等三年就長大了。

老四 三年（搬着指頭數）我就十歲了——我十歲的時候就可以抗戰啦！

楊斌 對，那時候你就可以駕着飛機去打日本……

〔老四拿着飛機在屋內得意地跑着轉圈，嘴裏做飛機聲「嗡嗡嗡嗡……」〕

楊斌 （欣賞地看着二姐）想不到你也會女紅。

二姐 什麼？

楊斌 也會穿針引線的。

二姐 當然會。

楊斌 (故意地) 到底是女孩子。

二姐 (氣) 我不管了! (將針使勁一丟)

楊斌 啊呀!

二姐 怎麼, 扎着了? (爲之揉腿) 疼嗎?

楊斌 比槍打的還疼。

(兩人都笑了。)

老四 (以手做槍狀) 兵, 兵, 兵, 打日本, 打日本……小姐姐跟我一塊去打日本。

(小妹仍沈默着。)

二姐 小妹, 馬利亞又使你痛苦啦!

小妹 二姐, 人爲什麼要打仗哪? 人爲什麼不能寬恕人哪?

二姐 那些欺負人的壞人是沒有法子寬恕的。把那些少數的壞人除乾淨, 多數的

好人就可以好好活着了。

小妹 神爲什麼不管哪？

二姐 因爲根本沒有神，小妹，什麼都別相信，只有相信人！

小妹 人！

二姐 對了，人！

老四 我是人，我是人！我是飛機！我是飛機！嗡嗡……

〔大轉圈「嗡嗡嗡嗡……」一個不小心，連人帶機撲倒在沙發上，把飛機壓壞。〕

老四 飛機壞了！（要哭）飛機壞了！

楊斌 別哭，別哭，我送你一個新的，一個鐵的！

老四 什麼時候？

楊斌 我下回來就給你帶來。

老四 一定！

楊斌 君子一言爲定。

老四 好！（高興地由右門喊下）我要抗戰，我要抗戰！

二姐 （喊）老四，老四！——小妹，你去看看他，別讓他到街上亂喊。（向楊）這回你可做不成君子了。

楊斌 怎麼？

二姐 你說下回來就給他帶來，你明天就走，什麼時候回來？

楊斌 總有回來的時候，回來的時候一定給他帶來——（不無感傷地）真的，你說什麼時候才能回的來？

二姐 我們每一個人的工作都能促進那個日子早點來。

楊斌 我真想你能跟我一塊走。

二姐 爲什麼？

楊斌 我們在一塊——在一塊那麼——工作得那麼好……

二姐 命令是你走我留，個人有個人的工作。

楊斌 除此之外——亞華，我從來沒有和你談過，甚至也從來沒有這樣想過，可是

忽然要走了，覺得——亞華，除了工作以外——

二姐（乾脆地）除了工作以外，甚麼也不許想。

楊斌 當然，工作第一。——（仍覺得有話堵在心裏）工作之外還有——還有友

誼，至於友誼，又有種種不同，一個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友誼又有種種不同……

二姐（打斷他）你不相信男女的友誼可以跟兄妹一樣嗎？

楊斌（只好）相信！

二姐（乾脆地）那就結（讀陽平）了！

〔老三又僵挺挺地自左室走出。〕

二姐（懷疑又不滿地）老三，你是怎麼了？怎麼這個德性！

老三
……

二姐 老三，你簡直太不像話，成天暈頭幌腦的就知道談戀愛，這是什麼時代了，你知道？你還自命是個熱情的青年，簡直是個大廢物！

老三 ……

二姐 你自己想想吧，應該做一個有用的人，懂嗎？做一個有用的人！你好好想想吧，你那末聰明，還來得及。

老三 （大慟）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二姐 （不明白）怎麼來不——

老三 二姐，我已經死了……

二姐 什麼？

老三 我自殺了！我吃了藥了！

二姐 什麼？（大驚）娘！（向楊斌）你看着他，我去叫娘。（奔出中門。）

楊斌 （搖着老三的肩膀）是真的嗎，老三？你怎麼了？吃了什麼藥了？

老三（自覺不支，躺在沙發上）安——眠——藥——還沒睡着。

（二姐跑上，娘，大哥，大嫂驚慌地跟進來。

老三（一見母親）啊呀！娘呀！（抱頭痛哭。）

母親 老三，老三，你吃了什麼了？

老三 我對不起您，我爲了她，忘了您。

母親 老三，你到底吃了什麼了，老三？

老三 娘，我吃了——

母親（急）你吃了什麼了？

老三（掏出藥瓶）您的安眠藥。

母親 吃了多少？

老三 四五片。

母親（釋然）不要緊的。

大嫂 怎麼？

大哥 我找大夫去！

母親 用不着。

〔衆不解。〕

母親 你吃錯了，這是瀉藥。

老三 〔大窘〕娘！

母親 老三，你好狠心，我養你這麼大……〔故作冷狀〕我還是去打牌！〔回首淚痕滿面。〕

〔大嫂看着老三忍不住一陣心軟，失聲而哭。〕

〔老三正窘不堪，得到同情，乃抱頭痛哭。〕

母親 〔向中門走了兩步，小聲向老大等〕你們誰也先別說他，〔回顧老三。〕

老三 娘，您不懂。

母親 娘什麼不懂。(擦着眼淚往中門走，大嫂追過去攙着她走出中門。)

二姐 (教訓老三) 老三，你簡直混！這是什麼時候，你還在表演你的大浪漫？

(老三默然。)

二姐 你挺聰明的人，就是自私，只想到自己的小情感。可是這些破情感，簡直是浪費，一個子兒也不值。

老三 我忽然覺得我並不是真愛她了，好像雷雨裏的周冲一樣，我覺得我錯了，「我好像不是真愛她，我像是在做夢。」

二姐 你少做夢吧！你睜開眼看看，你的神仙，你的公主，是什麼樣的？一個喜歡打打牌，看看電影的淺薄女孩子，無聊透了！

老三 二姐，別那麼說她，她是個好女孩子，她心地不壞，她是善良的。可是我覺得我錯了，我應該愛更多的人，我的愛情昇華了……

二姐 話是對的，可是你少犯酸。你覺得你愛更多的人，你就應該去找那更多的人。

老三 對，我應該去尋找那更多的人，我要去戰鬥，我要像唐·吉訶德去和那些風車戰鬥。

二姐 啊呀！你可酸死了！

楊斌 別那麼罵他。老三，聽我說，明天我要到內地去了，你願意不願意和我一塊走？

我相信我們在那兒可以做很多事。

老三 我願意，我早就想有一天我要去流浪，做一個吉卜賽人。

楊斌 不是流浪，是工作。

老三 對，是工作，像一股「鐵流」。

楊斌 （忍不住笑，然而同情地）對，應該像一股鐵流！

大哥 怎麼，楊斌，你明天就要走了？

楊斌 是的。

大哥 楊斌，我真羨慕你，我——我也想走——（黯然走進左門。）

楊斌 他是怎麼了？

二姐 他又感傷了。

楊斌 他說他也想走。

二姐 他總說他想走。

楊斌 爲什麼不可以走哪？

老三 他說他是個家庭的犧牲者。

二姐 大概又去拉他的提琴了。

老三 （略有難色輕輕地喊了一聲，）二姐！我覺得——

〔忽然提琴聲響，二姐搖頭。〕

老三 二姐——（忽然臉做怪狀。）

二姐 你又怎麼了？

老三 我的肚子……（自左門狼狽跑下。）

二姐（又氣又笑）唉，這個傢伙！

楊斌 他換一個環境就會好了。

二姐 叫他明天早晨去找你吧。

楊斌 好，行李別多帶，可是衣服什麼的也要帶夠，到裏頭可置不起。（玩了玩帽子）

那麼——真的要走了。

二姐 祝你工作得更有力量。

楊斌 我也祝你你——（拉住她的手）你要小心！

（二姐點頭。）

楊斌 我覺得還有許多話要和你說——

二姐 說吧！

楊斌 說不出來。

二姐（故做堅強地）那就別說了。

楊斌 亞華！

二姐 啊？

楊斌 唉……

二姐 （抽開握着的手）你也打那兒學的這一套？

楊斌 哦？還有一點東西留給你。

二姐 什麼？

（從夾大衣口袋裏掏出一個精緻的巧克力盒子給她。

二姐 （不滿地）送我這些個幹什麼？

楊斌 打開。

二姐 （打開，拿出一把小手槍，又放進去）哦，謝謝！

楊斌 我們都要在戰鬥的最前線。

二姐 對！戰鬥的最前線！

〔兩個人再握手。〕

〔二爺響亮的歌聲沖開中門：「明日上山再拜望昂昂……」昂昂聲中走進「叭」的一聲

闖了門。（一鑼也。）

老二 「兩家裏比武論剛強！」（架子端住。）

〔楊和二姐與二爺對看看，彼此無言。二姐與楊甚為感動，二爺則是「天機難以洩露」狀。〕

二姐 交給他了？

老二 那還錯的了。

二姐 你行！

老二 這算的了什麼，我是立志報國已久，怎奈無有引見之人，真格的，要是有用得
上我的地方，粉身碎骨在所不辭。

〔屋外小妹大喊：「大哥——大哥！」〕

〔大嫂喊：「伯仁！伯仁——快出來！」〕

〔大哥停止拉琴——「怎麼了！」從廂房跑出去的皮鞋聲。

二姐 什麼事

大嫂 (跑進) 老四——老四跟對過日本小孩打起來了。

〔大家跟她跑出去。

〔空場很短時間，大哥把老四抱進。小妹哭着跟在後面。大嫂，二姐，老二，楊斌也跟進來。

大嫂 (着急地) 看看打着那兒了。

〔老四從大哥手中掙下來，滿臉滿身的土，頭上有一塊傷痕，很倔強地站在那裏，一語不發。

大嫂 讓我看看都打着那兒了？身上那兒疼？

〔老四不理她，甚至扭過身去。

大嫂 老四……

大哥 你去拿紅藥水！

母親 (匆匆喊着跑進) 老四！老四！打着那兒了？打着那兒了？乖，乖！你說話呀！……

(摟住他。)

〔老四掙脫，仍一語不發。〕

二姐 (向大哥) 怎麼打起來的？

大哥 我出去的時候，兩個人已經滾在地下。那日本小孩的爸爸過來就踢了老四兩腳，我，我就把老四抱進來了。

母親 老四，你別這個吓人樣，告訴我打着那兒了？

小妹 老四！老四！(哭得很厲害。)

大哥 (掩面大哭起來) 人家踢他，我，我把他拉進來，人家踢他，我……

母親 老四，你說話呀！

老四 (終於說話) 我要——我要抗戰！

幕

第三幕

原书空白页

第一場

又是三年，深秋時候。

張家堂屋大致依然，稍爲敏感的人會覺得什麼地方舊了。傢具的陳設也略有更動。漂亮的沙發套拆去了，露出陳舊的底子。最顯著的是玻璃窗上交叉地貼着防空的紙條。

薄曙，輕寒。

幕啓時屋內無人。少時，二姐和二哥自右門上，屋子裏還黑咚咚的，只瞧見二爺的煙袋鍋子在冒亮。

二爺（輕聲地）你放心！那個倉庫就離城牆不遠，成年價找城根底下遛鳥喊噪

子，這一帶我心裏都有譜了。天矇亮，人不多，正是下手的時候，我這活食罐就好
比那孟良的葫蘆，哈，我就這一把火，管燒它小日本一個七竅冒火，八處生烟！

二姐（笑着）你真能吹，可也真能辦。留點神，別太大意了。

二爺 辦完了事，我小胡同一鑽，遶個彎回來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回見吧！

（母親自臥室披衣走上。

母親 誰呀？

二姐 娘！

母親 你們倆，這麼早……

二姐 您怎麼也起來了？

母親 我聽見有人在這兒說話……

老二 我走了。

母親 老二！你怎麼回事？越來越瘋了，年紀輕輕的怎麼又抽上旱煙了？

老二 各有所好。

母親 你簡直越來越不像話，這兩年來你沒有一天不早晨就幌出去，半夜才幌回來，家裏就不見你人影，你在幹些什麼？你沒好事！

老二（戲白）「唉！這叫我有口難言。」

〔二姐瞧着二爺抿嘴直樂。

老二 我走了。

二姐（臉上又嚴肅了）老二，你——

老二 嗯？

二姐（語短心長）好好地！

老二（點點頭）俺去也！（起倒板）「漢蘇武，在北海……」（走出中門去了。）

母親 唉！你們倆都讓我搥心，一個是沒出息不學好，只顧自己；一個是只有別人，太

不顧自己。——孩子，你累心不累心？

二姐（沉默片刻，坦白地）有時候覺得累了，成天在生死邊上幌，緊張得透不過

一口氣，緊張得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還在活着，夢裏頭也像有人跟着你，真想歇

一歇，不，真想索性歇了吧！……（堅強的苦笑）娘，可是不能啊！……

母親

二姐 娘，還早哪！您再去睡會吧。

母親

不睡了，我睡也睡不着，閉上眼睛就看見小妹和老四。這兩個孩子，怎麼得了啊！一個十三歲，一個才十歲，就自己上內地了。

二姐

娘，他們兩個小孩子也許比大人走在路上還方便。小妹又那麼聰明，娘，我看您可以放心。

母親 我怎麼放得下心？

二姐 這兩個孩子可也真夠厲害的。

母親 都是受你的影響。

二姐（笑）我也沒想到他們真的會走……娘，您放心吧，他們到了內地還可以

念書的，也許他們會去成都找姨媽。

母親 小妹就拿了我給她的一個金練子，和一個金戒指，這那夠啊，我要是早知道

也好多給她們點。

二姐 早知道您也不讓他們去了。

（大哥的提琴又響了。

母親 唉！沒有一個讓我放心的——老三的信你看了嗎？

二姐 沒有，什麼時候來的？

母親 昨天早晨。在我抽屜裏，呆會你看吧。他倒是挺好的，說軍隊不幹了，又回學堂裏念書去了。就是老四，小妹，他還沒找着他們。他們到那兒去了？怎麼自己也不

來封信？

二姐 可能是有信寄丟了。

母親 也許。老三那封信也走了四個多月。

（王媽提開水壺上，手裏還有一塊沾布。

王媽 這麼早都起來了。（放下水壺沾布，拉開窗簾，天漸明。）

二姐（微笑的讚嘆）這些孩子……大時代裏的小兒女……

母親 你說什麼？

二姐 沒說什麼。娘，天南地北的讓他們闖闖多好，回來他們會更結實的。

母親 唉！老三半年多一封信，你看他走了三年通共有幾封，真懶哪！就是一個月，兩個禮拜的給我寄一張白紙什麼也不寫，就讓我知道他身體好，我也就放心啦。

二姐（看看手錶）娘，我出去一趟。

（母親就心地看着她。）

二姐（強笑）沒什麼事，一會就回來。（下）

王媽（看看太太）又這兒着急哪？您放心吧，咱們一家子人心眼好，老天爺有眼會睜着的。

母親 我不着急，我們張家的人沒着過急。天無絕人之路，沒有過不去的苦，這還不
算苦。

王媽（從身上掏出一個包得嚴嚴密密好幾層的小紙包，打開是一隻翠鐲子）

我這兒還有一隻翡翠鐲子，是大爺娶少奶奶那年又趕我五十您賞我的，您明

交給大爺賣了吧。（放在茶几上。）

太太 你留着吧，我知道你再沒有別的東西了，跟了我三十年你什麼也沒落下。

王媽 您要這麼說，可就拿我當外人了。

太太 我沒有。

王媽 我孤零零一個人，留着這些子幹嗎？進棺材也帶不走。我那傻狗子當兵一

去八年，我算是死了心了。我還有什麼指望？瞧少爺小姐一個一個長大，盼到他們打完仗再回來團圓一場，我也就心滿意足了……唉！大少奶奶這是何苦，瞞着人也不知道哪兒學摸來的藥，也不知道什麼功夫吃的。太太您猜怎麼着，這回是個男的，我瞧的出來。唉！我盼了十幾年了，總也得叫我瞅您抱了孫子，那再歸西也不冤哪。

太太 你瞅得見的，你等着瞧四爺娶媳婦吧。

王媽 嗯，等着，我都得瞅見，二爺，三爺，四爺，二小姐，三小姐，挨着個兒我都得瞅到了，我才閉眼睛哪。

（大嫂自左門抱了一歲多的二女兒上。）

大嫂 娘，這麼早就在這兒跟老王媽聊天了。

王媽 說你哪！真是的！（看看她）你這兩天模樣可不好哇，你得小心着，唉，（向太太）我把開壺給您擗屋裏。（走進左室）

母親 大女兒好了沒有！

大嫂 還有一點燒，大概是感冒。

母親 還是去醫院看看。

大嫂 （若有所難，然而一口答應）嚶！——我就怕把二女兒也招上。

母親 今晚讓她跟我來吧。

大嫂 嚶！

母親 來，奶奶瞧瞧我這個二女兒（大嫂遞給他二女兒）這孩子比她姐姐還瘦。

〔老王媽抱叭狗自臥屋出。〕

王媽 乖子，你這兒窩着哪，你餓了（向別人）她懂人話（向狗）你想三小姐了。

（向人）瞧她懂不是仁義着哪！要掉眼淚了……三小姐把她的寶貝都交給我了，連你帶鴿子都交給我了一——（遺憾地向人）我瞧這鴿子可真餓不起了，高粱又貴了，都是這票子鬧的，儘漲錢不落錢……（小小歎息了一口）

嗚！（向狗）去啦！吃去吧！我都給你拌好了……

母親 （站起來把孩子遞給兒媳）我去洗臉——你應該多躺躺。

大嫂 躺也躺不住。

母親 想吃點什麼就說話，要好好保養……（走向左室）

大嫂（拾起茶几上的鐳子）娘這個——

母親 哦，（拿過來）王媽的鐳子……（走下）

〔大嫂黯然小立了一會，將孩子放在沙發上，拿起茶几上的沾布開始擦桌子。大哥的提琴聲更急人地響着，弦至激處，突然而止。大嫂敏感的停下工作，呆了一刹那，正有向屋裏走的念頭，大哥提了提琴，衣冠不整的自左室走出，形色淒惶。〕

大嫂（覺得他不對）你要幹什麼？

大哥（緊握着提琴）我要去把它賣了。

大嫂 不！

大哥 它還值幾個錢。

大嫂 別，總過的去的，還賣不到它哪！（苦笑）我真不能想像，沒了它，你煩的時候

該怎麼辦？

大哥（神經質地）眼瞧着一家子就要挨餓，一個男人——成天在家裏拉琴。

大嫂（哄着他）別那麼說，琴給我，我給你收起來，這根粗弦該換了是不是（放

下沾布）

大哥 你在幹什麼？

大嫂 你幹什麼。

大哥（錯綜的情緒變成生氣）你爲什不躺下？你爲什麼不躺下？

大嫂（委曲地）伯仁！

〔大哥掩面坐在沙發上。〕

大嫂 我沒幹什麼，隨便收拾收拾屋子，也累不着。王媽老了，又要洗衣服，又要做飯，一個人釘不住了。

大哥（無力地）你應該躺下的。

大嫂（摸他的頭）好，我一會就去歇着，你別生氣了。

大哥 我那還配生氣，你把家維持到現在這個樣子，已經讓我——（多少話做）

句)感激涕零。(撫着她的手)

大嫂 (苦笑着抽出手來)粗了!

大哥 (溫柔的責備)你真該打差一點你就把我都扔下了。你說你糊塗不糊塗?
大嫂 我不,你才糊塗哪,有了兩個還不夠,再來一個怎麼——(不願去說它)我

過幾天身體就會復原的。

大哥 你應該上醫院檢查檢查,大女兒也應該上醫院——

大嫂 她今天退了燒了。

大哥 (幾乎是自語的)你們有病了都不能……我對不起你們——

大嫂 伯仁!

(母親自臥室上)

大哥 我對不起你們……

母親 老大,不要再這樣說,年頭這樣也不是你的錯。

大哥 我——我還是出去做事。

母親 找不着哇！乾乾淨淨的事那兒去找？

大哥 （站起來）娘，我決定了，反正我是個犧牲者。我還是去就那個銀行的事。

母親

大哥 娘，那也不能算是漢奸事，就是他們接過來的銀行，銀行總——總沒有什麼。

母親 （厲聲）老大！你是我的大兒子。你告訴我，你爸爸怎麼教育你的？你的弟弟

妹妹們都在什麼地方？——你這就算孝順了，我——我可以自己上街去

要飯……（顫巍巍含淚走向臥室。）

大哥 （慚愧地）敏如，我不是那種人，我不是那種人（伏妻懷中痛哭。）

大嫂 （撫其頭）我知道，我知道……

（大姐抱了孩子自中門上。）

大姐 大哥，大嫂——怎麼啦，大哥？

大嫂 沒什麼，他心裏不好受。

〔大哥站起來，拿了提琴一語不發地走進左門。

〔大嫂向大姐苦笑，兩個人抱了孩子同坐在長沙發上。

大姐 他跟我們那個正相反，我們那個當了褲子也還得說個笑話。

大嫂 他真苦，三年不做事，讓日子都把人磨壞了。

大姐 他倒不是沒有着急的時候，可是當着人，甚至當着我，總要裝出不在乎的樣子。

大嫂 他總覺得自己對不起母親，對不起我，對不起孩子……

大姐 他瞧着樂喝喝的事情可把他累得跟牛馬似的，一切的一切都是爲了我跟

孩子……

大嫂 他太苦了！

大姐 他也真夠苦的。

〔停歇一拍之後〕

大嫂

大姐

（幾乎同時）

他——
他——

〔相對無話，苦笑吁氣。〕

大姐 唉！做女人哪真是沒結婚之前三弟寫文章笑話我，說我成天「浩然長，浩然

短……」我還要不服氣，如今哪！我這心裏除了浩然……

大嫂 你也別太操心了，你人比從前也瘦多了。

大姐 唉！彼此一樣。

大嫂 都是小孩累的你，又來了個雙生。

大姐 那倒不是，我生了他們倆之後反倒胖了。孩子們倒也還聽話，還是浩然哪，他

這兩年的生意太讓人操心了。

大嫂 我看他倒還是那麼愛說愛笑的。

大姐 唉！浩然哪！他天生那個樣子。他就這點好處，碰到天大的難處，他還是笑嘻嘻的，覺得總有辦法，總吹他老太爺三塊錢五香豆腐乾幹起來的。不瞞你說，他在上海的生意全垮了。這次我們回來，一則看看娘，二則看看在北方有什麼辦法。

大嫂 北方……

大姐 嫁了他這幾年，我的好着急的脾氣也快讓他給磨沒了。他看我發急的時候，就跟我說：「不着急，不着急，人生是戰場，我們要征服——征服油、鹽、柴、米。」

〔沈浩然也抱了一個孩子自中門上。〕

浩然 你好像是在這兒講演。

大姐 替你宣傳吶！

浩然 謝謝！（抱着孩子走過來，挨着大姐也坐在長沙發上）你替我宣傳甚麼？

大姐 你的主義。

浩然 對了，應該向他們夫婦宣傳宣傳。

大嫂 你是什麼主義？

浩然（誇張地）我是現實主義——（正欲發揮）——

（大哥自左門走上，看見這幅三親抱兒看齊圖，不免搖頭嘆息。浩然的話頭也被他打斷了。）

大哥（看了沈一眼）你剛才說你是什麼主義？

浩然（話匣子開了）我是個現實主義。現實是甚麼？現實就是洋錢。我生了這兩個兒子，就想管他們叫洋錢。太太說太難聽了，我想加點古典主義的色彩吧，就管他們叫「元寶」，一個大元寶，一個二元寶，自從叫了元寶之後，真的越長越像元寶了。（把孩子換手。）

大哥 你真會說笑話。

浩然（成天愁眉苦臉有甚麼用？我們得想辦法。）

大哥 你有辦法，所以笑得出來。

浩然 你以為我比你？你有辦法？實不相瞞，你看着我西服筆挺，眼瞧就要換不了季了，

別看這襯衣領子挺硬，是底下剪下來補的。誰補的？——（得意地）太太給補的！你沒看見我襯衣袖子，都快成了半隻了。可是我一穿上外套，頭上一抹油，誰知道，我腦袋上是司丹康還是黃凡士林。我告訴你一個原則，人越窮越得挺。一露倒霉相，就要步步倒霉了，架子挺住了，在外面才兜得轉，說北平話就是吃得開，要是二爺講話，「原是一座空城。」

大哥 非常佩服，可是學不得也。

浩然 我一起我爸爸的五香豆腐乾，我就總不氣餒……還有活着的最大的力量，還是有一個女人相信你。（空着的手環住太太）有這許多元寶像秤錘一樣贅着你。（一邊一個，左右一顛，元寶要哭。）

大姐 你看你！

浩然 別哭別哭！爸爸拿個火車頭，「啫，啫，啫」——（向大哥）我們真是火車頭，要拉動一列火車，可是那裏去加點煤才好……「啫，啫，啫」

大姐 你別搗亂了。我抱着，你吹你的牛。

〔沈浩然把手裏的孩子也交給大姐。〕

大哥 （坦白而又自卑）你真行！我都快被你所說的現實壓倒了，我差一點也要跟他們一樣說一套「不得已」了。

浩然 每個人都可以說「不得已」，有各式各樣不同的「不得已」。我這個人就不說不得已。我是個最隨合的人，就這點不隨合，連我一個小商人都守節，何況你文化之人乎？大不了餓死，可是餓死也是相當難的一件事。

大哥 也不見得太難吧！

浩然 幹嗎這麼洩氣？我們總可以找點事情做，譬如——做生意。我就知道你根本不喜歡「做生意」這三個字，你是書香門第，讀書種子。你嫌鈔票太臭，可是你又得用鈔票。不要以為做生意都是髒的，我們要做就做乾乾淨淨的生意。我們老太爺常說：「不做虧心買賣，晚上睡得着覺，只求夠過，不打算爲子孫掙臭

錢」……

大哥 我不會做生意。

浩然 天下沒有人不會做生意。你買了再賣，譬如你當教員，學了再教。

大哥 我們沒有本錢。

浩然 這倒是一個問題。不過有辦法，讓我們想一種不大用本錢，又乾乾淨淨的生意。

大嫂 有嗎？

浩然 有辦法，總有辦法。——（忽有所悟地）我們開一家舊貨公司，就是委託商行，你看怎麼樣？

大哥 委託商行？

浩然 我有一個朋友可以讓我兩間舖面。至於舊貨，我們可以多利用寄售，用不着先貼本的。

大哥 可是剛一開辦不能光是一間空屋子等着人家來寄售，總得有點自己的貨擺在那兒，大大小小甚麼都得有點，才能招引主顧。鋼筆啦，舊衣服啦，玻璃杯啦，傢具啦……

浩然 （低着頭尙無辦法，可是嘴裏——）有辦法，有辦法……

〔大家瞧着他。〕

〔他忽然抬頭四顧。〕

浩然 （使勁拍了一下沙發，高聲地，這次真的——）有辦法——（手起處正擺了一個預備宣佈的大姿勢。）

〔二爺提了鳥籠自中門唱上：「漢蘇武，在北海……」旁若無視，連人帶腔，睨向右門。〕

幕閉旋開。

第二場

幾天以後的下午。景同上，但是屋子空空如也，傢具都被擦光，只留下了一張「非賣品」的「大禮服相片」尚未從牆上取下來。靠窗戶擺了洗衣盆，板凳，未洗完的衣服等等。

沈浩然夾了公事皮包，大哥夾了提琴盒，推開中門，說着走進。

浩然 我說「有辦法，有辦法」是不是（確定一句）的確有辦法。

（空屋小立，大哥不免惆悵。

浩然 （安慰地拍拍他肩膀）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大哥只好點點頭。

浩然 你這隻提琴拿來拿去，到底還是「非賣品」啦？

（大哥只好點點頭。

浩然 也好，別賣了，留着自己拉吧。

〔大哥只好點點頭。〕

浩然 你看，現在何必要這麼大房子。

大哥 我真不敢跟娘說。

浩然 試一試，你忘了我們偉大的計劃了。

〔老大硬着頭皮走近左門，仍躊躇着不想進去，回頭看了沈一眼。〕

〔母親拿了一對燭台自左室走出。〕

母親 回來了。老大，你把小茶几給我搬出來，我還在客廳裏擺供吧，相片拿到我屋裏也沒合適地方擺。

〔大哥答應着進去搬茶几，沈浩然接過燭台。〕

浩然 我給您拿着。

母親 今天是他爸爸的生日。

浩然 哦，那又快立冬了。

母親 生意怎麼樣？

浩然 很好，很好。

母親 寄賣東西的人很多吧？

浩然 很多。

母親 唉！這年頭都靠賣東西活着了。

（大哥已將茶几搬出，燭台擺好。）

浩然 可是單靠寄賣的東西，抽點回扣，沒有多大意思。所以頂好是自己有本錢，多收進舊貨，再賣出去，那樣才可以多賺錢。

母親 那得有本兒呀。

浩然 是呀！所以——所以我們有一個新計劃。（看着大哥。）

大哥 娘！

母親 什麼事！

大哥 （說不出來，看看沈。）

浩然 你跟娘說吧。

母親 你們兩個什麼事，這麼鬼鬼祟祟的。

大哥 娘！我們有這麼一個意思。（說得囉嗦）我們的委託商行有了門面也幹起來了，生意也不錯，可是我們缺少資本，不能進貨，所以我們想弄點錢，好大幹一下，所以想跟您商量一下能不能——能不能，把房子賣了。

母親 房子賣了我們住那兒？

浩然 我們可以再租，租一所便宜一點的。

母親 （搖頭）這些傢具你們搬走了，我已經夠傷心的了，房子是決不賣的。你們年青人不懂，一個人家一賣房子就什麼都完了。總有一天，有一天，你弟弟妹妹們都要回家的。

〔老大默然，垂頭走進左門。〕

母親
（小立半晌，望望空徒四壁的客廳——輕輕地）我的家……

〔提琴聲又響了。〕

〔母親走進左室。〕

〔浩然望母親走進，獨自兀立在那裏，一洗他平日的笑顏。〕

〔大姐自右門悄悄走進，浩然沒有覺得，仍舊沈在自己的感傷中。〕

大姐
浩然！

浩然
（這才聽見，馬上轉笑）嘿，親愛的！你打那兒鑽出來的？

大姐
你鑽到那去了？你在想什麼！

浩然
（敏於編辭）我在想你一年就一度的生日又要到了，該送你點什麼東西

好。本來早就想好送你一條漂亮的錶帶。可是你那隻錶又讓我在舊貨公司裏賣了。

大姐 你別瞎扯了，你不是在想這個，我看見你了。

浩然 你看見我什麼？

大姐 我看見你不笑的時候。

浩然

大姐 你一個人的時候是不笑的，也不說笑話。

浩然 我一個人的時候笑給誰看，說給誰聽？

大姐 那平常是爲人家才說才笑！

浩然 當然了。你知道，小的時候我家裏很窮，爸爸賣五香豆腐乾，成天愁眉苦臉的。

有一天我發現我跟他說說笑笑能使他快樂，於是我就常跟他說說笑笑。後來在學校裏，我發現說說笑笑能使同學快樂；出去做事能使朋友快樂；做買賣能使主顧快樂；在家裏能使我的心肝寶貝快樂，於是我就成天笑笑，笑，笑，樂，樂，樂！（唱起來）「樂，樂，樂，把你的臉，樂得大而圓，就是這樣樂。長吁短嘆沒有用，

不能充飢解渴來呀……」

〔大姐合唱：「來呀！把你的憂愁扔在一邊，樂，樂，樂！」（調寄 Pack up Your Troubles）兩個

人樂得都快哭了。

浩然 喜歡我樂嗎？

大姐 喜歡！

浩然 好，那以後我爲你樂，老爲你樂。（抱緊她，幾乎落下淚來。）

大姐 （輕輕推開他）你回屋去歇會兒吧。

浩然 還得出去跑一筆款子，不過先回屋去看看我的一對元寶吧。

〔二人自右門下。

〔大嫂吃力地提了一桶水，推開中門上，放下水桶喘了口氣，聽了聽提琴，捲起袖子又坐下去洗衣

服。

〔二姐自中門慌張跑上。

二姐 看見老二沒有？

大嫂 沒有，什麼事？

二姐 （強自鎮定）沒什麼！（匆匆自右門下。）

〔大嫂懷疑地想了一下，仍低下頭去洗衣服，顯然非常吃力，却仍一下一下搓着。

〔老王媽自中門上。

王媽 喲，大少奶奶，您還這兒洗哪！我來吧。累着！您這剛好，又那麼沒輕沒重的。唉，攔那兒吧，我來！我來吧！（搶過洗衣板。）

大嫂 （歉意地笑着）我來投清水吧。

王媽 我找了根繩，晾屋裏吧，（繫繩子）今兒外頭風可不小，樹葉都快掉光了。

大嫂 又快該生爐子了。

王媽 （感歎地）今年的煤可不得了，吓死幾口子！都這票子鬧的，唉！錢不值錢味！

（音妹。）

〔太太走進來〕

太太 王媽，我來洗會ル吧。你這麼大歲數，還不找點輕活做，……

王媽 得了，太太，您甭攪手了，您那ル幹過這個？！唉當初咱們用幾個人您別說洗衣服，連塊手絹ル也洗不乾淨。

〔太太看見大嫂費力地在擰被單。〕

太太 我來幫你擰。

〔兩個人費力地擰乾一條，又一條。〕

王媽 唉，你們倆現在還釘不上我一個人。

〔大姐自中門進來。〕

大姐 我來吧。

〔母親將被單交給大姐，吃力地抬起身來。大姐將被單晾在繩上。〕

太太 這條被單還是當初小妹床上的。這孩子也不知她奔到那ル去了？有鋪的有

蓋的沒有……

〔二姐提着個小皮箱自右門匆匆上。〕

二姐 娘——

〔大家驚望着她。〕

二姐 我要走了。

母親 ——

二姐 出了事了，不走了，您放心吧！我走了您倒可以放心了。

王媽 二小姐，您這——

母親 （強自鎮靜）你得拿點錢哪。

二姐 有了。到了界首就有辦法了。回頭老二回來，你們叫他馬上跟着來，越快越好，我來不及等他了。

〔大家出乎意外。〕

母親 怎麼，還有他？

王媽 二爺，這裏頭還有二爺的事？

二姐 (匆匆地) 對了。娘再見了。(往外走，與老二幾乎撞上) 正找你哪！趕快！火
車要開了，再誤一班怕就要出事了。

老二 (倒挺穩的) 出漏(音婁)子啦？

二姐 李大中讓他們逮進去了，咱們得趕快走。

老二 (還那麼穩) 不走成不成，這我剛幹上癮來。

二姐 你找死！(推他進右門) 快收拾東西去。少拿點！

大姐 我幫你收拾！(跑進右門。)

(大嫂匆匆走進左門，喊出大哥。)

王媽 二小姐，你可怎麼「了」——

二姐 別說了，謝謝你給僱兩輛車去吧。

王媽 嚶，嚶。（匆匆欲下，想起來）上那兒呀！

二姐 車站！

大哥 走了好！走了好！（拉着二姐的手）好好幹！不要忘了我們在這兒受苦的人。

二姐 大哥，我真不放心你。

大哥 你放心吧！我不會妥協的。

母親 到那兒就來信。在各報上都登一登，找一找小妹和老四這兩個。到成都就去

找你姨媽……

二姐 娘，女兒不孝順……

母親 這不是你不孝順——（抱住她）你得小心哪！

〔二爸抱着箱子，衣服夾在箱外，提着馬鞭上。〕

大姐 （跟在後頭）你倒是裝好了！

二爺 扣不上。

姐
快點吧！

母親（從箱子裏急急抽出一雙靴子）這個還帶着？

老二（搶回去）娘！我戲可以不唱，我這功不能擱下。

大嫂 讓他帶着吧，不然今兒個走不了啦。

二姐 老二，你混！

老二 別着急，不誤事，車站上盡熟人，好幾個鐵路局的票友。

（好不容易把箱子扣好。

王媽（匆匆上）車來了，快點吧。

老二（手持馬鞭，一抱拳）娘——（說不出什麼）您放心吧！

走吧！走吧！

大家
快點！快點！

二姐 娘，您別出來了，外頭風大。

老二 誰也別出來了，人多扎眼。

〔大家仍然跟了出去。母親邁出門坎，就站住了，背立在那裏。風掃落葉侵階。〕

〔人去了。母親緩緩走進。門仍閉着被風吹打。母親走到遺像前。〕

母親 (低聲地)……你我的孩子……

〔王媽走進，關上了門。〕

王媽 走了！

〔兩個老太太彼此望望，又沈默了。〕

王媽 不急它了！二小姐真行。

母親

王媽 您說這年頭呀！一個大姑娘……

母親 她走了也好，倒脫了危險了。我担心倒還是小妹、老四這兩個小的。

王媽 唉！您說四爺才幾歲呀！過年才十一，「他要康仗，他要康仗」的，不丁點大的

小人儿，就「滿世界」「瞎米海」亂闖去了。（回到洗衣盆旁。）

母親 闖就闖吧。他爸爸當初入同盟會參加革命軍的時候，也才十七。那年我才十五。他跟着軍隊到一個地方，就想法叫人給我捎封信來。那會捎信可真比現在寄內地的信還麻煩。

王媽 他給您的信說這會的文明話那就叫什麼「情書」呀。

太太 可不，他們的爸爸文筆好着哪，我還背得出幾句……什麼「兒女古今之情，毫髮有重於泰山者也」……還有不少的詩……我都收藏在我那個小首飾箱裏了，到現在也還不好意思拿出來給孩子們瞧。

王媽 太太，您說咱們再回到十五、六歲，也那麼自由亂愛一回，您說那是怎麼股子——
——喲！您瞧我這說的是什麼呀！（又洗起衣服來。）

太太 我們那會儿是自由的戀愛呀！在那個年月就不得了啦。那時我們還沒成親，他們的爸爸就騎了一匹白馬，常打我們家的後花園過……（望望窗外，好像

在尋找什麼

〔風聲，提琴聲。天黑下來了。〕

王媽 大少爺又拉琴了。

太太

（點起了遺像前的蠟燭）拉吧！他心裏苦——唉！一個是一個的脾氣，可是

也還都有一樣的地方——他爸爸常說教養子女成人，倒不盼他們一定成個什麼樣子的人，只要做個好人……好人跟好人也不一樣，可是凡是個好人首先就得心軟骨頭硬……越在亂世，越不容易，越要骨頭硬。一想起老四，我就想我這些孩子們有點希望，這麼丁點兒的孩子，挺着胸脯嚷嚷着：「我要……」

（迷茫地望着丈夫的像，燭火在她臉上閃着。）

〔浩然自外面回來，看見母親出禪的樣子。〕

浩然 娘，您怎麼了！

母親 （仍出神地）我——要——抗——戰！

「浩然詫異得很。」

幕。

第四幕

原书空白页

第一場

五年後的夏天，「勝利」已經一年多多了。

張家庭院——舊是舊了，變得不多，木頭的鴿屋，風吹雨蝕的，已經掉下了頂子。沒有人再有閒心，盡力去收拾花木。可是槐樹仍綠，野草仍綠，牆上亂爬着的變野了的家花仍綠。

王媽，大嫂，大姐還有表妹，又圍了魚缸在那裏包饺子。

表妹 啊呀！我老了！我都成了老太婆了！

大嫂 孩子們把我們都磨老了。

表妹 你還那樣，一點不顯老。

大姐 你們倆都不老，我才老了哪！

表妹 你不老，我老……

王媽（端起兩盤餃子，哼了一聲）你們誰也不老——我老了！（搗着小碎步自月亮門下。）

表妹 真快呀！我們又在一塊包餃子，一幌都八年了。

大姐 十年嘍！

大嫂 九年！打戰那年我正懷着大女兒，現在勝利了整一年。

大姐 她比我們那兩個元寶大兩歲。

表妹 你們這合算都省了心了，孩子一過五歲就不那麼纏人了。你們瞧我，我那個貝貝還在正鬧的時候，這兒又要給我添麻煩。唉！連餃子餡儿都不敢多聞。

大姐（笑着）快夠日子了吧！

大嫂 你該少出門了。

表妹 我不管它。我還是照樣看電影，打牌——還瞧不出來吧！（其實太聰的出來了）我真恨！

大嫂 恨什麼？

表妹 我從前的腰多細呀！整個學校裏數我第一……唉！

大姐 （半玩笑的）真是，不堪回首話當年。

大嫂 當年我們一塊談戀愛，後來一塊談丈夫，現在一塊談孩子，就該一塊談孫子了。

表妹 （長嘆一聲）唉——（站起來）我該走啦！

大嫂 別忙嘍！

表妹 我得回去了，該餵貝貝奶粉的時候了，我們先生也要下班了。

大姐 再呆一會，你不想看看老三嗎？

表妹 ——

大嫂 坐會吧，他就回來。

表妹 （坐下）——

大姐 你瞧瞧他吧，他可真變了樣了。

表妹 （整整頭髮，理理腰身）——

〔大姐，大嫂眼裏帶笑。

表妹 （掩飾地）變了！大家都變了他——他穿那種美國軍服嗎？

大嫂 可不，跟個大洋兵一樣。

表妹 穿美國制服可真夠漂亮的，跟電影裏一樣了。他是什麼階級呀？

大嫂 說不清，反正是翻譯官。

大姐 他可真洋了，滿嘴的洋文。

表妹 我聽二表哥告訴我，說老三還有了個洋女朋友。

大姐 可不是，叫 Mary。老三皮夾子裏有一張照片，成天到晚拿出來瞅，自己瞅，給

人瞅。

表妹 好看嗎？

大姐 倒不難看，就是臉上好像有點雀（讀若「敲」）子。

表妹 在那兒認識的？

大嫂 在印度，一個陸軍醫院裏。Mary是一個護士。兩人一見鍾情。

表妹 （沉吟地）Mary！……我的英文名字叫 Dorothy。

大嫂 （收拾桌子）今兒餃子可真夠多的，有的剩！

大姐 算着二妹老四他們回來吃晚飯。

表妹 你們可真夠熱鬧的：二爺三爺剛回來，二姐老四又要回來了。他們今晚上到
的嗎？

大嫂 說不定一會兒就到。要是今天早晨輪船準到了天津，那還不趕下午的火車
一會兒就要到家了。

表妹 老四不知道長大成什麼樣了。

大姐 跟着三姐出去，跟着二姐回來。

表妹 就剩小妹一人了，她到底上那兒去了？

〔大姐搖搖頭。〕

大嫂 不知道她那兒去了。就聽說她變得厲害。（收拾桌上的東西入托盤。）

表妹 都變了！

大嫂 就是老二還那樣，一點也沒變。（拿起托盤朝月亮門走。）

大姐 他呀——真是「江山易改」！

〔一個穿了美式軍服的青年跳着走進月亮門，原來是老三。〕

◆

老三 （興高彩烈地）Hello Everybody!

大嫂 老三，你看誰來了？（笑着往外走了。）

表妹 （仍坐在那裏，斜着眼睛，慢騰騰地）哈——囉！

大姐 不認識了？

表妹 （挺着肚子站起來）三表弟，你不認識我了嗎！

老三 Oh! My God! (忙過來握手) 怎麼不認得啊! 你變了!

表妹 (不無感傷地) 三表弟, 你也變了!

老三 (不免同入此調) 你變得厲害!

表妹 (敏感地) 老三! 你要死了!

老三 噫? ——

表妹 你是什麼意思?

老三 (莫名其妙地) 我沒什麼意思。

表妹 (佯怒地) 誰知道你什麼意思? 不理你了, 你學壞啦! 我走了!

大姐 別走呀!

老三 (很窘地) 再坐一會, 再坐一會。

表妹 不坐啦, See you to-morrow 吧!

(極力崩緊了腰自月亮門下。)

〔大姐笑着送出去。〕

老三

（靠着魚缸，不免有些迷亂，吹起口哨，是昔日的——）You told me you

loved me 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捧一下美國式的手打斷了

自己的歌）Oh forget it!——When we were young and foolish——

（掏出一個裝美金的皮夾子，淡淡地看着套在裏面的相片）Now Mary, you

are my only one,（「吉特伯格」地唱起來）You are my only one! my

only one……

〔老二也唱着自北屋走出：「穿大街，過小巷……」兩人的唱碰上。〕

老二

（互相客氣一下）——

老三

老二

穿大——

老三

You are my——

老二 } 你唱！你唱！

老三 } 你唱！你唱！

老二 } 穿——

老三 } Yo——

〔相對而笑。〕

老二 坐會^儿，坐會^儿。哥倆聊聊吧！

老三 你唱吧！我聽聽。我現在也愛聽京戲了。在印度的時候，聽見中國官兵一唱京戲，那真想法，特別想你。

老二 所以說人總得有點^儿特點，才叫人掂記。（說着唱起來）——

「穿大街，過小巷，自己家門……」（不免感嘆）這個情致不錯呀！自己的家門（又品一下味）「自己的家門哪！」

老三 「世界雖大，不如故園。」流浪者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鄉……

老二 我下火車，坐上三輪，遠遠瞧見大柵欄，我的心就撲通撲通的跳，我眼睛就往牆上滿世地亂掃：可是一張海報也沒見着——廣和樓也拆了——富連成也沒了——叔岩也死了。寶全也歸道山了……（長嘆一聲帶叫板）唉，三爺呀！「弟兄們分別，十五春哪哦！」——你那個番邦公主我再瞞瞞——（端詳一番）她叫什麼來着？

老三 Mary。

老二 不錯（唱道）「瑪麗公主配合諧……」（相片交回。）

〔王媽拿着一封信自外入。〕

王媽 三爺，橫又是您的外國信。

老三 （接過來）王——媽——氏！

王媽 王馮氏是誰呀？（想起來）是我呀！（拿起信封正看倒看）你別逗我了，我十幾年沒接過一封信了。

老二是你的。

王媽 是我的？（喜極）那可別是我們大狗子二爺，這裏頭說的是什麼？

老二 我沒有看我怎麼知道。

王媽 您倒是給看看哪？

老二 （拆開信來唸道）「母親大人見字得知，兒不孝十分有罪，多年魚雁沒有兒在外當兵，沒有出息，不敢給高堂老人來家信。如今抗戰成功，勝利成功，兒做戰成功，兒已升為連長，不日來平接娘回家養老享福，以表兒心，兒罪該萬死，該

叩頭一百，二百三百。此請 金安萬福，兒王國棟，大狗鞠躬。」

王媽 就是他——大狗兒！我們孩子大狗兒！

老三 王媽，恭喜你，恭喜你，你得請客。

王媽 （鼻涕眼淚地）他信裏都說什麼了？

老二 念半天你沒聽見哪？

王媽 沒聽「真著。」

老三 他說他當了連長，就要接你回家享福了。

王媽 那天來呢？

老二 信上說，「不日就來。」

王媽 不日是那天哪？

老二 反正就快來了，你等着吧！

王媽 娶媳婦沒有哇？

老二 信裏沒提。

王媽 還不娶，還不娶，這還等我給找哇？這年頭還不自個「自由」一個來。

老二 得，這回找着兒子連孫子也就誤不了啦。

王媽 我只當是沒指望啦，真是說書說的，一去十三載呀！十三載那是多少日子哪？

〔拉鈴響。〕

王媽 這誰呀？門開着哪。（向外走，又回顧）我說這兩天喜鵲衝我只叫哪。

老三 （玩笑地）衝我也叫了。

王媽 都是喜，一家都是喜。

（二姐提了箱子出現在月亮門口。

王媽 啊喲！這誰呀？

二姐 王媽？

老二 二姐！

老三 二姐！

二姐 二弟！三弟！

老三 （大喊）娘，二姐回來了！二姐回來了！（過去擁抱。）

（大姐，大嫂自月亮門外跑上，大哥，浩然自東廂房走出，大家亂喊一陣。

（母親自北屋匆匆走出。

母親 亞華

二姐 娘！好不委曲，伏在母親肩上哭了。

母親 （流着淚）乖。在外頭委曲了……亞華雖然是個女孩子，長大了就沒看她哭過。

〔其餘的女人含淚笑向。

〔忽然大家注意門口還站了一個提箱子帶黑邊眼鏡的人，那人也望着他們。

老四 你們不認識我了？

母親 老四，我的乖！（奔向老四。）

〔大家驚異地：「老四！」

〔老四接受母親的擁抱，可是仍僵硬如木。

大嫂 啊呀！老四！你怎麼這個樣子了？

老四 我什麼樣子了？

大姐 你的臉還是個小孩兒臉，多了一個眼鏡，下身像是接上了一截。

老四 你們以爲我應該什麼樣呢？

母親 你就應該這個樣，你不是長大了麼？乖！（撫他的臉。）

老四 （不大適應這個稱呼和撫摸，整整眼鏡，忸怩地）娘，我已經長大了。

二姐 （笑着）老四還是那個怪樣，連樂都不樂，成天念書，快成了書獃子了。

王媽 啊呀，也真可以娶媳婦的了，我算等着啦。你怎麼還這股子楞樣兒？

浩然 還那麼多問題嗎？

二姐 更多了。他說他最羨慕小妹，因爲小妹有了信仰，就少了問題。

母親 （急切地）小妹有信給你嗎？

二姐 沒有，她還沒有信給家裏嗎？

〔母親搖搖頭。〕

二姐 我還是三年前接到她那封信，說她打遊擊去了。

王媽 二小姐，到底是怎麼檔子事？一個大姑娘家她怎麼打什麼游擊去了？（看看大家，沒人回答她——問二姐）他還信天主不信了？

（二姐搖搖頭。）

大嫂 （看看娘，怕勾起娘的心事，拿起二姐的箱子）二妹，進去洗個臉罷，回頭再談吧。

（女人們說着話簇擁着往北屋裏走。）

大嫂 你們倆就這點東西？

二姐 車站上還存了兩大件。

母親 你暈船不暈船？

二姐 有一點暈，娘，我給您帶白木耳來了。

大姐 老四，你也去洗洗臉。

老四 我不懣！（跟着進去。）

王媽 二小姐，您知道嗎？大狗兒有信來了……

〔女人們和老四說着走進去了。男人們在簾下圍着魚缸上的桌面抽起烟來。

浩然 〔爲大哥點煙〕我看你算了，其實你又何必再教書，還是跟我一塊做生意吧。我們可以幹進出口貿易，這一行我覺得很有辦法，我也有點門路。賺了錢，將來咱們也開個什麼廠，工業化一番。現在一切非常樂觀，說句酸話，時代是我們的。

大哥 不，我不再做生意了。做了那麼一陣子舊貨公司，我已經頭疼死了。討厭的倒不是生意本身，是某一些做生意的人。算了，算了，我還是教書吧。黑板白字和年青的學生都對我非常誘惑，連聞到粉筆香，都覺得是衛生的。

浩然 士各有志，這也強求不得。

〔大嫂拿了一壺茶和幾個杯子上。

大嫂 你們這兒喝茶吧。

浩然 好極了，我正覺得缺點什麼。

老二 有勞大嫂！

老三 大嫂，我來 *serve* 吧。

大嫂 你們聊你們的！（走進北屋。）

老二 啊！好香片，妙得很，這兩年四川的「沱茶」可把我給泡夠了。

浩然 怎麼樣？二爺這兩年還是沒泡咪絲？

老二 瞎，砸了，都砸了。全都勸我「少唱戲，多穿西服」，我就是不能遵守。上抹儿倒是有一當子快成了，這一勝利，局子裏升了我個科長，我想這個科長沒多大意思，請求上司把我降調北平，好再聽聽孟小冬，人家咪絲瞧我這份沒出息，也就吹了。

浩然 不忙啦，天下咪絲甚多。

老二 唉！我有歸去之志矣！

老三 你往那兒歸呀？

老二 趕明兒我把行頭都賣了，西山下買兩畝薄田，買一匹馬——不，買一匹小毛驢兒就成了，閒着騎着進城聽聽戲，過年過節的帶着山妻野子進城給老母叩叩頭，也就夠「人生在世」的了。

大哥 好，在鄉下一讀書，「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老二 （正確的北平地理）西山！

老三 他不用養菊，種點老玉米就行了。也用不着旁的書，給他買兩本戲考，就夠他消磨半輩子的了。

老二 對，三爺之言，正合寡人之意。（騷情無限）「這才是……」三爺，你那個洋煙再給我一根。

浩然 二爺在重慶這幾年都幹什麼了？

老二 抗戰啊！在重慶的人都抗戰。一來我們就義務戲捐款。我原想着到了重慶就

別唱戲了，後來一睜哇，——還是唱吧。

〔老四自北屋走出，不言不語地一個人在廊子上坐下。三爺鬆開領帶，抽起烟斗，還隨便翻着一本美國的「生活」〕

老三（掏出一包口香糖自己用了一片，向大家）Chewing gum（扔在桌上。）

浩然（拿了一片口香糖）三爺的Mary有信來嗎？我看你每天都在寫信。

老三 現在美國的航空信，反而沒有在軍隊裏時候快了。在印度的時候我有一個G. I. 朋友，一天給太太寫八封信。好在是軍郵。

浩然 怎麼打算大學一畢業就去美國接她嗎？

老三 我倒不一定念完 college，到美國作工也可以。這在美國一點也沒有什麼。Mary 從前就開過電梯，做過 Waitress，是 Oklahoma 人。You know 那 ~ 盡是 cowboy's。將來我把她帶回來，我們一塊到新疆去，We'll go to the West。

大哥 老三，我常不瞭解你這個人是在真活着，還是在演戲，你真要娶個美國太太

嗎？

老三 爲什麼不爲什麼不大哥。唉你簡直是——我以爲促進世界和平的唯一方法，只有國際婚姻。我的太太是 Oklahoma 人，我兒子的外祖父是個 荷蘭人。將來我的兒子生在 加拿大，是 加拿大人，娶個太太 莫斯科人，再生個孩子 猶太人……這樣世界就大同了。It's going to be one world, one world!

大哥 老三，你真是——

老三 大哥，你這個人——你這個人就是太缺乏夢想。大哥，你應該多做夢。

大哥 （笑着）我在年青的時候倒是常做夢去 歐洲 學音樂，遇見你大嫂之後，一切都只好去爪哇州了。（站了起來）

老三 怎麼，又要去拉提琴了？

大哥 不，不，我這兩天心裏很高興。

浩然 噢，我心裏也特別高興。我前天晚上忽然發現我自己的哲學，可以包括在三

句話裏：「過去值得留戀，現在值得生活，將來值得希望。」

大哥 你真是樂觀的人！

老二 我在後方的時候真悲觀！

〔出乎大家意外。〕

老二 別說沒有跟包，連水紗髻口都得用別人的。

〔大家哄笑。〕

老二 說笑話是不是在重慶成天說笑話，也就說笑話了。

浩然 精彩，精彩，各位舅老爺真是各有千秋。

〔老四一直站在石階上，聽着他們說話，這時走過來一言不發地看看他們，他們看他，他又糊着臉踱開又踱回來看他們，又一語不發地踱開了。〕

浩然 真是各（連同老四欣賞在內）真是各有千秋，各有千秋。

老四 （站住緩緩地）各有——（迸出兩個字）問題！

老三 問題？What's it?

老四 (緩緩地) 你們都在做夢，不同的夢，可是都是夢。

老三 沒有夢就像是生活在沙漠裏，夢是綠的，夢是藍的，夢是各種的美麗的顏色的。

大哥 我看不見。(向老四) 我是沒有夢的人，三弟剛才就說我缺乏夢想。

浩然 我更是一個百分之百實際的人。

老四 你們兩個人不是沒有夢想，是沒有理想，一個人要是沒有理想還活着，也就跟做夢差不多。

浩然 對極了！對極了！

老四 大姐夫，你好像還是跟從前一樣，不論什麼都對極了，對極了。有的事情對，有的事情就不對。

〔沈啞口無言。〕

大哥（有所動於衷，緩緩地）老四，這就是你回來後對我們的——印象嗎？

〔老四以沈默作肯定的回答。〕

老二（輕輕哼道）「昨夜晚，一夢……」

〔母親自北屋走出，大姐二姐跟在後面。〕

母親 你們聊天聊得那麼熱鬧。（看着他們得意地）五個大男人！

浩然 您瞧您這幾個兒子，一個一個，心裏多高興。

母親（笑）我這個大姑爺也不壞呀！

浩然 我數不上，您等着將來瞧二姑爺，三姑爺的罷。

母親（又有所觸）小妹今年也十八了，不知道在外頭有男朋友沒有，一個女孩

子打遊擊……

浩然（感覺到失言）——

〔母親踱下階去，看看那個鴿屋，默然半晌。〕

母親 鴿子都回來了，

〔兒女們無語地站在簷下。〕

大哥 娘！

母親 欸？——（看他無語）——天要下雨了……

浩然 （提起興頭）娘！我們陪娘打兩圈衛生家庭麻將罷。

母親 （一笑，緩緩地）我有八年沒打麻將了。——連家裏的牌不也在你們舊貨

公司裏賣了嗎？

老三 （感動地）娘，我那兒有撲克牌，我教您打 Bridge，跟麻將也差不多。

浩然 對，對！咱們教娘打 Bridge。（擁着母親進北屋。）

母親 我那會那個！

浩然 一學就會，也是四個人，跟麻將差不多……

老二 撲克牌有個意思！我們在重慶成天打「梭哈」一宵一宵的！

老三 那是賭錢！Bridgese 是高尙娛樂。

大哥 咱們還是來五百分罷……

老二 我們同事都好打那個，成天打到晚……

〔又熱鬧着進去了，外面只剩下大姐和二姐。〕

〔冷場片時。〕

二姐 （感觸萬分）所有回來的歡樂，抵不住一個失掉的傷心。

大姐 （有些害怕）二妹！你怎麼這麼說？她會回來的。

二姐 她爲什麼一點音信沒有呢？

大姐 當然是不方便寫信。

二姐 可是已經三年一點消息都沒有了，三年了，她會不會已經——

大姐 （不要這樣想）不會的，不會的……

〔二人默然。〕

大姐 都回來了，就差她一個人了；——真想不出她要真是回來了，會變成什麼樣子？
子怎麼她會去打遊擊了，她還是小孩哪，又是那麼一個天主教徒。

二姐 她信別的東西了。

大姐 頭一次消息傳來，我們都以爲傳錯了，我們以爲是你去了，你自小就像個男孩子。

二姐 （甚有感觸）——

大姐 （想多知道她一些）二妹，你還跟從前一樣，只顧工作，不談戀愛嗎？

二姐 （半天才回答）也沒有工作，也沒有戀愛……

大姐 二妹，你好像有很多心事，你不像從前那麼——活潑了，你有點變了……

二姐 （緩緩地）沒法子不變，那時候當學生，年青，一腔熱血，爲了點什麼拚了命也幹，後來——後來誰想到是那樣子一個團體——（大頓）灰心哪，真灰心……

……不是恨，簡直是恨——爲的是誰哪？……能洗手的還算是——（好像又看見了陰影）別談了！

大姐 你這幾年沒什麼男朋友嗎？

二姐 有是有。

大姐 沒中意的嗎？

二姐 （搖搖頭）

大姐 還是不想結婚嗎？你都要三十了。

二姐 （有些受傷）我十一月生日還不滿二十九。

大姐 你從前那個朋友楊斌那兒去了？

二姐 （有所觸地）不知道。始終在內地沒見過面，也沒有通信。聽說當了空軍了。

大姐 二妹，我勸你——

二姐 不用勸，我知道，（不無感傷地）抗戰八年，我們都從十幾歲變到近三十的

人

〔天更陰暗下來，院子裏是灰暗的。

〔母親自北屋走出。

大姐 你沒跟他們打牌？

母親 我不會打那個。（走下階來）你們在談什麼？

二姐 在談——（隨意地）老四。

大姐 您瞧老四那怪樣，繃着臉，一樂也不樂，書好像念的不少了。

母親 大概不少，你看老四的信寫得多好了……都回來了！（笑容不禁又收斂。）

二姐 娘，小妹也就要回來的。

母親 （強笑）早晚要回來的。我昨天晚上做夢，夢見小妹回來了，她穿了一身灰

布軍裝，短短的分頭，跟個男孩子一樣……

〔天更陰暗了，一個女孩子提着包袱，影子似的出現在月亮門。

母親 個子長的有二姐那麼高了，那雙眼睛還是那麼大，那麼好看，見了我就哭了。
雖然是夢裏頭，我看見她，還是看的很真……

〔月亮門外的女孩子走近來。〕

母親 (忽然發見，小小一驚) 誰你找誰？

女孩子 (好像說不出話來) 我找您……

母親 找我……

女孩子 ——我給您帶來了一個消息，您聽了可不要太——

母親 (着急地，敏感地) 誰的消息？誰的消息？

女孩子 (差不多落下淚來) 她的，您的小女兒的！

母親 (聲音發顫) 她在那兒？現在在那兒？

女孩子 她現在就在這兒哪！娘！(撲過去。)

母親 (昏亂地) 你是誰？

女孩子 您的小女兒！

母親 又是夢！

小女兒 不是，是真的！

母親 （對旁邊已經呆了的另外的女兒，神經質地喊）你們爲什麼不說話呀！爲

什麼不說話呀？

小妹 大姐，二姐！

大姐 小妹！

（三人抱在一起。）

二姐 （站在簷下，向屋內大喊）小妹回來了！小妹回來了！

母親 乖！（樓過小妹，好好地端詳——眼睛是「那麼大，那麼好看，」但並未單裝分髮，衣履雖粗，仍難遮沒秀麗。）

（男人們從小門裏蜂擁而出，像是列隊歡迎。小妹用眼睛溫柔地檢閱了他們一番，只聽人氣喘，不

聞人語聲。

王媽（自東屋奔出，打破空氣）喲，我的三小姐你怎麼這份「沒溜兒」！一個大

姑娘家，怎麼打遊擊去了？喲，我的心肝兒，怎麼還是這份可憐相呀（哭起來）。

小妹 王媽，我什麼地方可憐？

〔老王媽這一哭，招得太太也哭了。

〔大嫂伏在大哥身上哭了。

〔大姐伏在浩然肩膀上也哭了。

二姐（走近娘）娘，您別哭了。（說着自己也哭了。）

〔大哥也哭了。

〔老三也靠着柱子在擦眼淚。

老二 哭什麼大喜事的——（忍不住他也哭了。）

小妹（感動地，然而抑制地）娘，我回來了，您不高興嗎！

〔衆人笑着，說不出話。〕

老四（進出一句）當然高興！

小妹 誰——老四！（跑過去擁抱，眼淚欲出，又抑制住，抬頭端詳老四，忽然發現）

老四！你樂了，

〔對大家都是一個新開。〕

老四 啊！（笑容已斂，恢復嚴肅。）

小妹 老四，你樂了，（流着淚，笑着）從小就沒看你樂過……娘，老四都樂了，您還

哭嗎？

母親（淚汪汪地）是呀，老四都樂了。他小姐姐回來，連他都樂了。我也不知道是

要哭是要樂了……

〔小妹又走近母親。母親緊緊地抱住她，深深地看她那一雙微笑的，堅強的大眼，也不免淚光閃閃

然仍在堅強地，抑制地昂首微笑着。〕

母親 小妹是你嗎？

小妹 怎麼不是我呀？

母親 我夢裏的你不是這樣。

小妹 是什麼樣哪？

二姐 娘以爲你一定是個女兵。

小妹 我是一個女兵。在需要的時候，每個人都可能是一個兵。

二姐 （迷茫地）一個兵……（無限羨慕又無限傷懷）

老四 小姐姐，我有許多許多話要和你說，許多許多問題，要跟你談……

母親 唉，老四，時候多着哪！什麼時候不能談？小姐姐剛回來……

王媽 三小姐，女兵跟男兵在一塊兒嗎！

小妹 在一塊兒呀。

王媽 那你認識我們大狗子不認識？

小妹 不認識。

王媽 他當了連長就要回來了，他也「勝利」了！都回來了，都回來了，是當兵的都回來了，三小姐，您瞅您一回來太陽都又出來了。

（以下對話交錯重疊，板快。

大姐 今天可吃團圓飯了。

老三 咱們還在外頭吃。

大嫂 小妹，今天又吃餃子。

老三 二哥，咱們倆去抬圓桌面。

老二 （也活潑起來）走走！（二人自月亮門跑下。）

浩然 小妹，我真佩服你，真佩服你。

小妹 你這幾年都在幹什麼？

浩然 慚愧，慚愧，做生意，還是做生意。

小妹 做生意不也很好嗎？大哥你哪，還教書嗎？

大哥 還教，還教。有一陣子也——（嚥下去了。）

母親 小妹，你這樣累不累？

小妹 不累，娘。

母親 一直都沒有生病嗎？

小妹 就受了一次傷。

大家 受傷，在那兒……

小妹 在大腿上，槍子挖出去就沒事了，就留了一個紀念。

（「疼不疼……」等等。

（老三，老二滾滾圓桌面上。

（老三唱起「可愛的家庭。」

（老二唱着「長安城內把兵點，薛平貴也有今日天……」幾個人合唱老三的歌，老三連歌帶跳。

〔大嫂陪小妹進了東屋一次，洗手，放包袱等等，一會又出來，大家唱着，跳着，談着，笑着，亂成一片。

〔搬板凳的，掃桌子的，敲碟子的，合拍的，大家圍桌而坐——桌圓，人圓，歌圓……

浩然 今儿個可大團圓了，兄弟姊妹齊齊全全，一個個都長大了，比從前更結實了，老太太可放心了。

母親 可不是，我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王媽 可您又什麼時候放過心！

〔二位老人相對會心。

母親 小孩子們哪？

大嫂 他們裏頭吃吧，呆會儿再給他們單開一桌。

小妹 大哥，大嫂，你們有幾個小孩了？（又向浩然、大姐）你們又有幾個了？

浩然 他們是三千金，我們還是兩個元寶，現在想改名叫金條了。

老三 娘還沒有抱着孫子，有點着急了吧？

老二 娘倒沒着急，老王媽可急壞了。

王媽 你瞎白！（讀陰平）我的腦筋很文明，女的一樣，這年頭女的一樣！瞧人三小姐——還有二小姐……喲！忘了我的鍋啦！（急下。）

〔老三拿了托盤，分配碗，筷。〕

母親 （笑着）還早哪！算命的給我算過，說我將來有十四個孫子，十二個孫女。

老二 （瞟老三一眼）還有幾個黃頭髮的。

大姐 老三可比從前能幹了，不坐那兒當少爺了。

老三 這算什麼，我連當廚子 Cook 都會！在印度的時候我們請美國 boys 吃餃子，還是我包哪！

小妹 你去過印度？

老三 （站在那裏）噯，我也跟你一樣當兵了。美國有很多女兵，Vac and Wave，還照樣擦粉，抹胭脂，穿高跟。你們穿什麼制服？

小妹 沒一定，短打扮就成。

老三 我在賽珍珠的電影裏看見過你們的樣子——（故意地）我那兒還有半

打口紅，三雙玻璃絲襪打印度帶回來留着送給你的，怕你一定不要。

小妹 （大方地笑着）爲什麼一定不要？

老三 （詫異地）你要？

老四 小姐姐，我有許多許多話要和你說，許多許多問題要跟你談……

母親 唉！老四……

老四 我後悔那個時候沒有跟你去。

小妹 那時候你太小。

老四 現在我大了！可是你爲什麼回來？我還要去找你。

小妹 回來有點事情，也想看看你們。你可以跟我一塊走。

老四 我要跟着你走，你有堅定的信仰。我還有許多許多問題。

小妹 有問題才能尋找信仰。

老四 我回來雖然只有幾個鐘頭，我雖然很愛我的大哥哥們，可是我發現他們非

常叫我失望。

老二 這傢伙一回來就把我們訓了。

老四 他們都像生活在夢裏。

小妹 夢會醒的。

老三 嘿，不要傳教。

浩然 現在不是傳教是宣傳了。

小妹 （笑着）還沒有宣傳，我剛說了一句夢會醒的，因為我相信夢就要醒的。

（天在變，隱隱的有雷聲。

老二 嘿！炮響！

老三 打雷！

浩然 是炮！

老三 打雷嘍！

〔一陣較清楚的隱雷。〕

〔二姐一直沈默着，站起來走至廊下，忽然哭了。〕

大哥 二妹！

〔大家疑問後各做解釋，都很難說什麼話。〕

〔小妹站起來走過去。〕

小妹 二姐你怎麼啦？從來沒有看見你哭過——這幾年你怎麼啦？

二姐 (緩緩抬頭) 小妹你——我——…… (哭得更傷心)

大哥 (在圓桌這邊，神傷地) 我懂她……她現在也跟我一樣……落在後頭的

人了……

母親 亞華，別哭了，今天是好日子……不准哭了……

大嫂（過去挽二姐）二妹，別哭了。好容易都回來了，你看娘今天多高興啊……

二姐 我不哭了。（擦眼淚。）

〔拉鈴響。〕

老二 誰叫門吶？

老三 我去看看（下）。

母親（向二姐）過來吧！大家夥都坐下吃團圓飯啦。

老二（戲白）正哪是：「八年抗戰東流水，全班合演大團圓！」（用嘴吹散戲的噴吶。）

王媽（端兩大盤上）餃子來嘍！

〔衆報以歡呼，二爺的噴吶仍在吹着。〕

老三（大呼一聲）嘿！你們看誰來了！

〔月亮門裏站了空軍裝束的楊斌。〕

〔二姐莫名地把持不住，臉一紅，抽身往東屋就跑。

〔楊斌大窘，仍只得走過來。

楊斌 —— 伯母……（心神不定。）

〔旁邊的沈浩然站起來，拍拍他的肩膀。

楊斌 （恍惚地）哦哦，沈先生，您這個——

浩然 楊同志，你還是先進去看看吧，回頭再來應酬。

〔大家笑着看楊，楊更窘。

母親 （也笑着）你去吧！

楊斌 （也笑了）好（索性大步走向東屋。）

〔二姐從東屋又走出來了。

二姐 （紅着臉）對不起，我也不知道爲什麼——

楊斌 我懂，亞華……

〔沉默良久。〕

老三 這在美國當衆就應該擁抱 *in public* 的。

王媽 啣！

〔衆笑。〕

楊斌 (也大方起來) 是應該那樣嗎？(一隻手放在二姐肩上。)

二姐 別鬧！(扭了一下，仍任那隻手在她肩上，又不好意思，又高興地紅着臉笑着，

端詳着楊斌) 你真的當了空軍啦！

楊斌 (舊話重提) 戰鬥的最前線！

〔二姐默然。〕

老四 (站起來) 戰鬥的最前線？

〔楊斌看看老四。〕

老四 你不認識我了嗎！

楊斌 四弟！啊呀，你都快成了大人了！

老四 （不服地）我本來是個大人，

楊斌 四弟，我沒有失信，你的飛機我給你帶來了，（打開手上的紙包拿出一架玩具飛機。）

老四 （瞪大了一對眼睛）——

楊斌 我早就買好了，給你保存着，以為很快就可以交給你，沒想到會等了這麼些年。

老四 （拿着飛機）挺像一隻真的轟炸機。

楊斌 B. 1-34

老四 （楞了一下）現在轟炸機應該沒用了吧……

〔一小串隱雷。衆人望天，只有老四出神地想什麼。〕

大姐 怎麼要下？

王媽 說陰就陰……

一個 到屋裏去吃吧！

另一個 快搬進去吧。

就要下了。

這怎麼說的，好好的天下雨。

夏天的雷雨可快着哪！

〔亂鬧鬧地大家往廳下搬。〕

只有——

老四 (仍出神地站在那裏) 楊斌！用機關槍往地下掃射的時候是什麼感覺？

楊斌

〔說着天就黑下來，雷雨交作……〕

老二 (在簷下) 唉！真是天有不測風雲……

「雷雨更大，天大黑。」

舞台全黑，幕閉。（場燈不亮。）

雷雨聲中提琴交作。

雷雨聲息，幕即開。

第二場

提琴如泣。

漸亮——葉子黃了，落了，牆上爬生着的枯了。風已經有些逼人。院子裏凌亂地堆着雜物，將搬家的樣子。

母親，大姐，大嫂，在簷下整理衣物，二姐和楊斌默默地坐在一隅。

一隻低飛的轟炸機刺耳地在空中飛過。

近處有穿胡同收舊貨的打小鼓^ル的聲音。

王媽日月亮門走進。

王媽
打小鼓^ル的來了。

（大姐，大嫂拿了些舊鞋瓶，罐之類出去賣，大嫂又拿起身旁的三輪小兒車。

大嫂，這個賣了吧！

〔母親點點頭，沒說話。大姐走下。〕

母親 這輛德國車真結實！還是老三小時候買的，小妹，老四都騎到了，下一輩的也都騎上了！……

王媽 （安慰口吻）賣了吧，也壞了！……（坐在小板凳上，拿起斧子把三條腿的舊凳子慢慢砍做劈柴，）什麼時候給人騰房呀？

母親 下禮拜一。（環顧一下房子）孩子們爸爸買房子那會兒，我說這房子給咱們太大了，他們爸爸說，你不知道，將來人多着哪！……

王媽 可不——這一幌多少年了。買房搬這兒那年趕上什麼吳佩孚打張作霖哪……

母親 淪陷那幾年，那麼難，我也不肯賣，我要等他們回來。現在他們都回來了，又到了不能不賣的地步了。

王媽 這您怎麼捨得！

母親 (自慰地) 捨得！一個房子有什麼不捨得？我不捨得的是孩子。

王媽 唉！您說說，這兩小的剛回來又要走。別瞧外頭闖練了幾年，還都是小孩啊！

母親

王媽 您瞧，大狗兒說回來回來，如今晚兒又不知開那兒去了……我怕我等不上他了。

〔母親默無一言，從身上解下一串鑰匙，走進內室。

〔低飛的轟炸機又刺耳地在空中擦過。

〔二姐繃眉。

楊斌 (望天空) 這傢伙真討厭，在這兒練習什麼？

二姐 (仍繃着眉) 也許是飛過他愛人的屋頂。

楊斌 算了 (稍停手裏，玩着送給老四的飛機) 我本來想請求留在北平——

二姐（打斷他）唉！那兒都一樣。——爲的是什麼哪？十年來，我們犧牲自己，犧牲青春，拿命來換——換得的是什麼？

楊斌 我每次飛出去，覺得這次要是不死，就將離你更近，離我的窩更近。有一天我飛回到你的身旁，將有一個溫溫暖暖，和平平安的小窩。我再飛上去的時候不像是駕着一架要人命的轟炸機，而像是一隻鴿子。

二姐（不堪地）鴿子！

楊斌 昨天——我又駕着它飛出去了——我閉着眼——在三千尺的高空都像能聞得見血腥……

二姐 「戰鬥的最前線」

〔轟炸機刺耳地低飛。〕

〔楊痛苦地緊張了一下，有意無意地將手裏飛機的翅膀折斷。〕

二姐（拿過折斷的飛機）你把它弄斷了，

楊斌（激動地）這不是我們要的，這不是我們要的！亞華，我們不管外頭這一切，他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殺也好，砍也好，讓我們倆有一個家，就我們倆，我們躲在我們自己的窩裏頭……爲什麼不我們有權利享受！我們付過代價，我們已經犧牲夠了……

二姐（緩緩地）那樣——可能嗎？我們會快活嗎？

楊斌 亞華，我心裏亂極了……不說了，我去了。有機會我就請假來看你。

二姐 我陪你走走。

（大姐，大嫂自外走進。

）楊向大姐，大嫂點頭，二姐陪他出去。

大姐（看他們走出去）二妹真苦！我看她跟楊斌結婚算了，都不小啦！

大嫂 十年——她也老了——現在小妹……

大姐 看看小妹，你不覺得咱們這半輩子活的冤嗎？

大嫂 我希望我的女兒……

大嫂 大嫂，我真害怕啦，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浩然這個樣子。他遇見頂煩的事，笑嘻嘻也就過去了，他總說他可以週轉，可以借錢，可以有辦法，可是昨天他跟我說，這年頭，沒辦法，絕路一條。

大嫂 （默然，聽聽提琴）大哥更是……

大姐 大嫂，真的怎麼辦哪？真是過不去了！這日子怎麼過呀？能賣的都賣光了。也許有一天真會像報上常登的——一家大小，服毒自殺。

大嫂 你別胡說……

〔浩然衣冠不整，頹喪地自月亮門上。〕

大姐 怎麼樣？

浩然 （從未見過的陰沉）沒什麼辦法……他又在拉提琴……哼，從前我還勸過他做生意。我自以為爲做生意當然也有乾乾淨淨的路數，賺錢吃飯，光明正大。

我從來不服輸，可是我撐不下去了，我認輸了做生意不是一個安份守己老百姓的事情啦！這是個王八蛋的世界——也許這就是我的新現實主義……

〔提琴戛然而止，大哥拿了提琴從東屋像是衝了出來。〕

大嫂 你怎麼了？

大哥 （昏亂地）賣了它！這回真的賣了它！

大嫂 伯仁！

大哥 打仗八年，我到底還沒有賣了它，現在——去它的！

浩然 （企圖安慰他）大哥——

大哥 有什麼話要跟我說嗎？要給我打氣嗎？說呀——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有人能說出什麼！

浩然 幾年前我還有勇氣勸你改行做生意現在——除非勸你改行做渾蛋都一樣，還當你的窮教員吧！

大哥 窮教員，窮教員，在從前還多多少少是一句酸話，現在慘到連一個窮字都不夠，不是窮，是餓！——我在一張紙上簽了一個字，說我也餓，原來說餓就是造反，連這一碗吃不飽的飯也拮了！——豈但是餓呀，是要餓死！（衝動地向外走。）

大嫂 你上那兒？

大哥 賣提琴！

大嫂 伯仁！伯仁！（追下。）

〔浩然，大姐望着他們下，浩然頹喪地靠在那裏。〕

〔王媽搖頭歎氣，繼續吃方地劈柴。〕

〔小妹自北屋推門而出。〕

小妹 嚇，王媽，我來吧！（說着就把斧子拿起，劈了起來。）

〔二姐走進，靠着月亮門沒走過來。〕

王媽 （欣賞地）你倒是什麼都行……今兒個還是走哇？

〔小妹笑而不答。〕

王媽 甭走了！你也不小了。瞧你大姐抱着孩子塌塌實實家裏呆着多好。先是二小姐，如今是你，滿世界亂竄！

〔大姐自卑地躲開，浩然跟過去。〕

〔二姐傍着月亮門，心思沈重。小妹仍笑着劈柴，那斧柄雖已很舊，斧頭却閃閃有光。〕

王媽 三小姐，咱們直人走直道，不捉摸那邪的歪的。

小妹 我走的道再正不過。

王媽 好容易，這一家人剛湊一塊。守着吧！等着好年頭吧！

小妹 好年頭等是等不來的，得自個去爭來。

王媽 爭跟誰爭呀？

小妹 打壞人手裏把好年頭爭過來。

王媽 你一個大姑娘家！

小妹 對了，大姑娘，大小子，還有老頭，老太婆，大夥爭。

王媽 大夥？

小妹 做工的，種地的，拿槍桿的，拿筆桿的，打算盤的，所有讓他們欺負苦了的人，人多就不怕他人少，那時候好年頭就來了。

王媽 這些人都能聯（陰平）一塊？

小妹 可不，聯一塊不就行了！

王媽 （不能不承認，也還不能完全承認）對！你有理！你有理……

〔小妹笑，看着王媽念叨着走開，發見了二姐。

小妹 二姐。

〔二姐慢慢走近小妹。

〔小妹深深地看着她，她躲開小妹的眼光。

〔天空中鴿哨聲。

（二姐逃避地望天空。

小妹 括着風，鴿子們還飛的那麼歡笑，真好看！

二姐 小妹——

小妹 嗯？

二姐 你還跟從前一樣——

小妹 什麼？

二姐 喜歡鴿子。

小妹 嗯，鴿子真好看，有一年，我們在一個村子裏作戰，那個山谷裏，有成羣的鴿子，

一大羣，一大羣的，飛起來，真好看，真美！（玩着斧子。）

二姐 你喜歡你自己的鴿子，還是喜歡山谷裏的鴿子？

小妹 （微笑着）都喜歡——山谷裏頭多……看！又飛起來了……真好看！有點

像在山谷裏，可是山谷裏還多着呢……

二姐 你——你跟他們在一塊兒打了幾年遊擊？

小妹 （不經意地）打了三年。

二妹 也想家嗎？

小妹 （微笑）想！

二妹 說不清爲什麼，離開了，真想啊！這個小小的家，一個人走過高山大水，他喜歡；可是他還想他家裏小小的園子，做孩子時候雨天划紙船的小泥坑，想那一切瑣瑣碎碎……冬天屋子裏的爐子，故鄉秋天的風，一扇紙窗，一扇一點故事也沒有紙窗，一個微笑，一個平常的微笑……

〔小妹微笑地望着她。〕

二姐 （看看她）小妹，你真的變了。

小妹 我變了嗎？——每個人不都在變嗎？

二姐 從你回來，我覺得你一直在笑着，一種特別的微笑，好像是說，你們不懂；又像

是說，我不怪你們。

小妹 二姐，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說。你也變了——（坦白地）你老了——並不是

人老了——

二姐 我知道，小妹，我真羨慕你。從小我就想跟男孩子比，可是一個人漸漸長大了，覺得自己到底是個女孩子。

小妹 又怎麼樣哪？

二姐 你跟四弟真的今天走嗎？

小妹 一會就走了，我東西都收拾好了。

二姐 出去作什麼？

〔低飛的轟炸機又過來了。〕

小妹 （抬頭望望）出去作點有用的事情。難道還呆在家裏祈禱天主嗎？

〔轟炸機更刺耳地擦過。〕

二姐（掩面神經質、紊亂地）我是一個女人，一個女人……我動過鎗，拚過命，流過血……我老了，我老了……我是一個女人……我沒有理想，沒有熱情，什麼都沒有……（歇斯底里地哭起來）什麼都沒有……

小妹 二姐，二姐，理智一點……

二姐（哭着，含糊地）我老了……我是個女人……

小妹 二姐，你不老，你有理想，有熱情……

二姐 都丟了，都丟了，我找不着路，沒有什麼可相信的了，你叫我還相信什麼……

小妹 信人！

（二姐爲之一震。

小妹 把那些少數的壞人除乾淨，最大多數的好人就可以活着了。

二姐

小妹 你還記得嗎？這是我小時候你告訴我的話——不對嗎？——你忘了嗎？——

(相當嚴厲地) 你投降了嗎?

(二姐失聲痛哭。

小妹 不哭，不哭，二姐，這兒風大，別在這兒哭了，我們進去好好談談……(扶她走

進東屋)

(秋風淒厲。

〔北屋門「叭」的一下打開。老二手持酒瓶幌着往外走，老三跟出來。兩人的酒都已經差不多了。〕
老二 我再去打一斤，咱們倆喝個痛快！一醉方消千古愁……

(老三扶住魚缸。

老二 怎麼，要吐？

老三 (強支持) 沒有，沒有……在印度我常喝……

老二 在重慶我就天天跑酒館……(從地上拾起老之才掉在那裏的皮夾子)

你的外國人掉在地上了。

〔老三痛苦地盯住照片〕

〔浩然走過來了。〕

老二 我勸你忘了她也罷！

老三 （痛苦地）想想我也不能怪 Mary，她要是等我，得等到那天再說——嫁給一個中國人，一個現在的中國人……二哥，我真想死！

浩然 你們倆又喝醉了。

老二 唉！沒勁，沒勁，什麼都沒勁！

〔大哥自月亮門外散魂失魄地走進，手裏拿了一個胡亂包着的報紙包，走近魚缸，往桌上一攤，是

一堆法幣。

大哥 我把琴賣了！（廢然坐下。）

老二 錢不少！（仔細一看。）都是小票兒。（順手抽出錢下的舊報紙。）

〔這四個男人圍坐在那裏，很容易令人想起從前圍坐喝茶聊天的場面。在下面談話中，小妹，老四

拿了簡單的行囊出現在他們背後的廊上，聽着他們說話。

老二（故做驚人之筆）嚇！天字第一號好消息（唸道）「政府將以全力平抑物價。」

浩然 什麼時候的舊報？

老二 什麼時候都差不多……（又唸道）「政府決以全力制裁奸商！」（向浩然）瞧瞧人家生意怎麼做的？你怎麼做的？人家都賺錢。我們上司在重慶做生意，現在還做。他自己說：要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他更會做。

浩然 你以為生意你能做，我能做——只有他能做……生意我是不想做了，我現在託朋友想辦法找個銀行的事，銀行是一輩子的碗。

老三 銀行也很難進去了。

浩然 你英文很好，想辦法在救濟總署之類找個事吧！

大哥 我那時候要是不離開銀行，現在也……

老二 都惦記往那鑽了，人家可「善門難開」……比當公務員可強多了，早先在重慶還有幾斗米……咳爲這幾斗米豈但折腰，簡直折命，命在這日子當口是跟物價成反比例的……

老三 像是雙城記裏說的，這真是一個黑暗的時代，一點光都看不見。我看過一部美國電影叫做古城末日記，寫的是古羅馬的 Pompei……

〔老四走下，踱來，望着他們，一語不發。〕

浩然 老四，你不要這樣看着我們，好不好！你可以——說話。

老四 你們都想往什麼地方躲——（他們連看都不願看他）一切舊的都要場了——這個小四合院在內。

大哥 （痛苦地）我懂得你們。我自信我有正義感……

老四 單是「感」是沒有用的，得有行動表現！

大哥 我不能像你們那樣說走就走，十幾年來我就想走走，走……

小妹 大哥，問題倒不在走不走，眼瞧着就要淹死啦。你不能兩隻腳一邊，踩一隻船……

大哥 我沒有「邊」，我只有——（吞下去）

小妹 （替他說）自己你只有自己！你自己站在世界的外頭嗎？

大哥 我只是個小百姓。

小妹 是呀！所以你就該結結實實地站在成千成萬的小百姓這邊。

大哥 我承認，我跟不上了，對一切新的我都有點怕……

小妹 新的時代一點沒什麼可怕的——一個幸福的時代，所有的好人快樂的工作，快樂的活着，一切美麗的，光明的字眼都將成爲事實——自由，平等，民主，和平……可是得到它必然的要經過——大哥，你最怕的，可是沒法子避免的兩個字——戰鬥！

老三 我好像能夠飄渺地看見了我們的遙遠的夢。

老四 不遙遠！更不是夢！有血有肉！

小妹 也更有愛！

〔母親和大姐，大嫂自北屋走出，站在要走的和不停的當中。

小妹 娘我們要走了。

母親

老四 娘再見了，我們很快就要回來的！

〔母親點頭。

大嫂 我去叫車。（下。）

〔這時候二姐換了短裝，提了簡單的行囊從東屋走出，參加到要走的行列裏。

小妹 （興奮地擁抱她）二姐！

老四 二姐——（他又再度樂了。）

母親 （詫異地）亞華你——你要帶他們走？

二姐 不，這回是他們帶我走。

小妹 (抗上行李) 走吧！

二姐 再見吧！娘，(向大家) 再見！

(那一堆人說不出話，只有浩然輕輕地說了聲「再見」)

小妹

老四

再見！再見！(往外走)

(大家送出去)

(大哥送至月亮門，扶着門，努力走出，茫然地踱回魚缸旁，兩臂支着桌子，看看那一堆法幣，潑然掩

(風掃着院子裏的落葉。昨天那賣柿子的人，今天又吆喝着過去了)

(其餘的人，驕然走過，母親，大姐，大嫂走上廊子)

(老二圍倚月亮門)

〔老大浩然，老三圍坐魚缸。

〔王媽回到劈柴的地方。

〔壓場片時。

王媽 還都是小孩，還都是小孩哪。

母親 長大了，已經長大了。翅膀也長結實了，要飛就往遠裏飛吧！就別忘了爸爸的
話，要做個好人……

浩然（緩緩地）我從來沒覺得我自己不是好人，可是現在所要的決不是我們
這種好人。

母親 這年頭做好人的路子好像也跟從前不一樣了，這個世界有點變了，變得咱們
們也不大懂了，好像得換個樣活着了。

〔大沈默。

老三 我覺得——我們也應該——

〔浩然欲語，止。大哥欲語，止。——大沈默，沈默，他們還在沈默，還在想，在亂——〕

王媽

（深深地歎息了）唉！該換個樣兒嘍！（斧子一下一下劈在破舊的東西上，

破舊的心上，——「抗，抗……」